

鱼水偷欢

## 第一章

阳光普照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

一向早起的梅荏瑜睁开双眼迎接朝阳，如往常般迅速的梳洗一番，就步出两层楼的洋房，开始慢跑。

她喜欢这一刻汗水淋漓、享受清晨凉风吹拂的畅快感，生命的跃动让她感到喜悦。

沿着熟悉的山坡小径向前奔跑，一边是绿树擎天，另一边则可以鸟瞰整个小镇，由高处俯视，三三两两的房屋夹杂在稻田间，其外围则是一条条灰色柏油小径，清新的空气伴着宁静的景色，乡下的气氛是悠闲的。

难得的暑假，更难得做服饰生意的母亲有空，她才能如愿以偿地来到这个傍海小镇度假，如果常年在海外奔波的父亲也能回来一起度假，那就更没有遗憾了。

登上山坡顶端，开始往山坡下走，蔚蓝的海洋在眼前伸展开来，她微笑的往前奔跑，一种熟悉的温馨涌上心头，暖烘烘的，有种令人莫名的怀念。

站在沙滩上舒展身体一番，她深深吸一口气，闻着咸湿的海风的气味……

看了一眼手表，已是早晨七点，她也该回去吃早餐了，她这才依依不舍的循着原路回家。

远远的，她看到一辆计程车停在她家门口，不由得慢下脚步看着，只见车门被打开，先是一只裹着黑色皮裤穿着长靴的脚跨出车门，接下来是另一只脚，然使，鞋子的主人钻出了车门。紧身的黑色短袖T恤，黑色墨镜遮住了那人三分之一的脸庞，额头被金色的刘海散乱的遮住，性格的金发在他耳下三公分处一致的收齐，八分象日本明星江口洋介的发型，或许把墨镜拿下，脸孔也不差吧？

那个看来至少有一七五公分高的男人，转身付了计程车钱后，就从口袋拿出一张纸，比对着她家门牌上的地址。

荏瑜快速的奔近，大方的和他打招呼。

那男人的视线转向她，“请问这里是梅笃邦教授的度假别墅吗？”

虽然带了点洋腔，但他咬字清晰国语说得不错，尤其是他低沉沙哑的嗓音更是好听

得令她着迷，看来她是被他的男性魅力蛊惑了。

“没错，可是我爸目前不在家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她微笑的问。

“我知道梅教授目前不在，我是接受他的邀请来这里做研究的。”为了证明他的话的真实性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——是别墅的钥匙。

茈瑜睁大了眼，有些意外，但却不吃惊，因为她老爸一向都有惊人之举。

“欢迎。”她大方的伸出手，“我是茈瑜，是梅教授的女儿！”

“人鱼？”那男人握住她的手，手上的温暖传了过去，让她像触电般猛地一震，

“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跟传说中的美人鱼有关吗？”

茈瑜装作若无其事的摇头，“没有关联，那是我老爸和老妈取的，巧合而已！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他的表情有些失望，不甚热切的抽回手。

“你还没介绍你是谁？我该如何称呼你呢？”茈瑜偏着头，拿起挂在肩上的毛巾，擦拭着脸上的汗水。

“我是你父亲的美国朋友，你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 R y a n，或者是中文名字——曾梦生。”

“梦生？这个名字似乎不太适合你。”见她半开玩笑的说。这个名字适合看来文质彬彬的小白脸，而不是像他这种看来燕洒不羁的男人。

“为何不适合？”梦生奇怪的问。

茈瑜摇摇头，“感觉吧！不如我就叫你雷叔叔吧？”

“呵！我还没这么老。”他的眉毛挑了挑。

“那么。雷大哥！”她俏皮的抬手敬礼，“欢迎你来我家作客，小妹来为你开门吧！”她一跳一跳的来到门口，打开门，弯腰做出“请”的姿势，“请进。”

梦生轻轻笑着，被她的俏皮动作一边逗得很开心，他想，或许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工作会很有趣。

他拿起搁在地上的一个褐色大皮袋，甩上肩头，“谢谢你罗！‘人鱼’妹妹。”潇

洒的迈着健步越过她，正式踏进梅家的度假别墅。

荏瑜关上了门，“恭喜你，你正好赶上早餐时间，我们一起吃早餐吧？”

她走在前头领着，轻声的呼唤，“林嫂，早餐做好了没？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。”

通到厨房的走道上，出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慈祥妇人。

“小姐，弄好了，已经搁在桌上……咦？这位先生是……”

“他我爸爸的朋友，来这里做研究。”他自在的拉着梦生的手行餐桌走近，“雷大哥，你吃得惯稀饭吗？”

梦生微笑点头，“可以，我父亲是中国人。”他接过林嫂通过来的碗筷，道了声谢，便纯熟的舞弄着筷子夹菜。

看来他俩之间的差异不大，或许他俩可以发展出一段恋情！不过。在她下定决心追求可能的恋情之前，得先瞧瞧他药庐山真面目才是，“雷大哥，屋里没太阳，为什么不把墨镜摘下？”

梦生听了立刻放下碗筷，毫无异议的摘下墨镜。

哇！多令人吃惊的一张脸孔，有棱有角却又不显粗犷，反而有些柔和，迷惑人心的魔鬼大概也会乔装成这种模样去魅惑人吧？令人目眩神迷的是他那双眼，湛蓝得像是她最喜爱的大海，美丽中带着神秘，引诱她往深处游去探索……

“如何？还满意吗？”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对他的欣赏，这样的结果对他而言是再平常不过的事，而他向来是来者不拒，就算是好朋友的女儿又如何？

荏瑜陡然回过神，害羞得涨红脸，“嗯！雷大哥真是长得很好看呢！”

梦生故意抬起了碗筷又开始吃起来，“我父亲常说，中国的女性是含蓄而且保守的呢！”他故意嘲弄她。

这下荏瑜连耳朵也涨红了，不得不大胆的反驳，“那是从前，现在都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，当然不一样。”她的心情陡地往下沉，他是在暗示她的随便吗？

梦生同意的点头，“所以，你想跟我谈场恋爱，是不是？”他的口气好像在谈天气似的轻松自然。

老实说，她真的很想。她都已经十八岁了，她好想认真的爱一回。

“如果是呢？”她冲动的说出口，她可是从来不曾主动追求过男人，该怎么做才对呢？

梦生抬眼看她，然后叹了口气，“唉！我是不排斥，但前提是不会妨碍我的工作。”唯有工作才是他最在乎的。

他竟然……没有拒绝！

松了一口气之任，一股喜悦涌上了她的心，她开心的扒了两口稀饭，可此时，大脑有个声音响起——这有什么好高兴的，这个男人又不是真心要跟你交往，他只是随口说说罢了，态度还有些勉强呢！

不！她用力的甩甩头，想甩去那悲惨的想法。

“雷大哥，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？”她转变话题问道。

“我是研究各国历史的。”

“我不明白耶！”荏瑜偏着头想，大概了解他应该是历史学家。

“简单的说，就是研究传说中的故事是不是有其真实性。”

“哦！就像庞贝城那个传说中的城市，亚特兰提斯古国，特洛伊城，对不对？”

梦生扬了扬眉，“呵！没想到你这个小女孩还知道这些。”

荏瑜得意的嘿嘿笑了两声，“当然，好歹我老爸也是个考古学家，身为他的女儿，总不能一无所知吧！对了，雷大哥，你目前进行的是哪一项研究呢？”她兴致勃勃的问。

“美人鱼。”他放下碗筷，吃得很满足。

“美人鱼？”荏瑜大呼小叫起来，“真的有半人半鱼的生物存在地球上？”她觉得不可思议。

梦生淡淡的点头，“日本有几具人鱼木乃伊，我研究过，那绝不是人为造假，更何况世界各地都有人鱼的传说，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？古时候隔着海洋，文化不曾交流，却都有悠久的人鱼传说？”

“这……或许你是对的吧！”可她却又不服输的提起，“但你总不会把童话故事里

那个跳海变成泡沫的美人鱼故事当真吧？”她轻笑着。

梦生的神情十分严肃，“那是真的。”

荏瑜讶然止住笑声，瞪着他，“你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梦生摇摇头，“人鱼公主最后真的变成泡沫，永远离开那个王子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那个传说是真的？”她讥道。

梦生不答，转了个话题，“你母亲呢？她应该在吧？怎么没看见她？”

“我老妈不到中午是不会起床的。雷大哥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为何会相信那个故事

是真的？”

梦生苦笑，“你不得到答案就不放弃吗？”

荏瑜毫于客气的用力点点头。

“答案就是——如果我不相信它是真的，又如何有脑已证明它的确是真实的呢？”

荏瑜顾及他旅途劳顿，于是体贴的带他到客房休息。

“对了，我托快递公司帮我运送一些箱子过来，应该会在中午以前到达，东西送到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请你叫醒我？”梦生请求着。

嘿！他该不会是故意给她机会看他的睡姿吧？

她当然没有理由拒绝罗！

“没问题。”她一口答应。

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当着她的面，梦生毫不留恋的关上房门，还上了锁。

房门外的荏瑜见状不禁露出失望的神色，可转念一想，她又笑了，追男人就是要积极，不要怕挫折。

铃！铃！

突然，电话铃声响起，吓得她身体一震，她走过去接起电话，“喂？”

“荏瑜呀！我是爸爸。”梅笃邦的声音从话筒彼端传来，背景是嘈杂的车声及人声。

“爸，你在哪里？”半年不见，所有的思念化做一句娇嗔，荏瑜的脸上也露出一抹

撒娇般的笑容。

“我在希腊的萨罗尼加。对了，爸爸是要告诉你，这几天会有一个美国男人去别墅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你可要好好款待人家喔！”

“他已经到了，他叫R y a n，金发蓝眼，大概一百七十五公分高。”

“没错，就是他，荏瑜，可别欺负人家喔！”

“爸，你怎么这么说啦！要他别欺负我还差不多。”荏瑜噘着嘴抗议。

梅笃邦呵呵笑了起来，“他是个好人，他才不会欺负你呢！”

荏瑜的心漏跳一拍，连爸爸都称赞的男人，一定是值得追求的好对象，“爸，雷真的是个好男人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你老爸会和坏人当朋友吗？”

她笑得更开心了，一边玩着电话线，一边小心的问：“他有多好呢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该怎么说好呢？”梅笃邦突然想到的说：“荏瑜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荏瑜的颊上浮起了两朵驼红，“没什么，毕竟我还要跟他相处一段日子，不是应该多了解他吗？”

“呵！说的也是，不过，由你自己去发现不是比较好吗？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荏瑜踱脚，“讨厌！爸，你到底说不说嘛？”

“好吧！我就给你一些暗示，他很善良、很忧郁、很喜欢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。”

“那他有很多女朋友罗？”她忍不住酸酸的问。

“是呀！各行各业、各形各色，他是来者不拒，好在我乖巧的女儿不是那种会倒贴男人的人，否则我可就要担心罗！”

但她已经打算倒贴看看了啊！

她惭愧的咬着唇：“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如果她老爸打算很快回来，就是老天不赞成她的计划，或许她会认命的当父亲眼中乖巧的女儿。

“再过两、三个月吧？你妈妈呢？”

荏瑜笑了笑，“她还在睡。”看来老天是鼓励她勇往直前罗！太好了。

“好吧！让她好好休息，想我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，你们知道我的电话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！”荏瑜好笑反应，仍不忘关怀的叮咛，“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忘了回来，我和妈妈都很想你呢！”

还不到中午，果然就有一辆小货车停在她家门口，车上漆着XX快递公司的醒目标志。

她请林嫂叫他们在门口等候。

她则换上一袭飘逸的白色洋装，欢喜的拿出钥匙，轻轻的打开客房房门，再悄悄的走至床边，准备好好的欣赏他。

果然不负她所望，醒时像魔鬼般魅人和帅哥，睡着时就像天使般的纯洁，上帝真是造了一件非常完美的作品，再配上他眼角边几滴滑落的泪珠，更是美得教人屏息……等等，他怎么哭了？

荏瑜骤然蹲下身子凑到他面前，好奇的观察，没错，那确实是泪——正缓缓的滑落脸颊，看起来真凄美。

她猛然想起她老爸说的——他很忧郁。

他是不是作了悲伤的梦？是有关亲情还是爱情？

不管是什么，大抵都是不好的。好，那就用她的爱来改变他吧！让他从忧郁中解脱，忘掉悲伤，迎接光明的未来，她会朝这个目标努力的，只是……不晓得会不会成功？

突然，他的睫毛抖了抖，看来是快醒了。

荏瑜惊慌的站直身体，“雷大哥、雷大哥，醒醒。”

梦生几乎是从床上跳起来的，双手习惯性的往脸上抹去泪痕，一边转身背对着她，口气不太好，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进来的？”

她当然不能明说她是用钥匙开门的，赶紧转移话题：“雷，你的行李到了，就在门口，要叫他们搬到哪里呢？”

梦生听了赶紧下床，“我去告诉他们。”然后转身朝她伸出手：“把钥匙拿来？”

好聪明的家伙，一下子就被他猜到了，她无奈想。

“什么钥匙？”她耍赖。

“这间房间的备用钥匙啊！别以为我没有想到。”他晃了晃伸出的手，催促着。

“我没有。是你自己没关房门的。”或许情势对她不利，但不坚持到最后，谁晓得输赢是谁呢？

但梦生却摇头否决她的说词，强调的加强语气：“拿来。”

荏瑜于是向他扮鬼脸吐舌头：“我没有。”然后一溜烟的跑到了门口，“先去处理你的行李吧！”接着像只蝴蝶翩然离去。

“唉！”梦生无奈的叹了口气。

在梅笃邦的书房里，荏瑜好奇的跟在梦生后头，看他小心的拆着箱子，拿出一叠叠的文件及一些像是古物的金属品，将它们一一摆好。

“我可不可以帮你拆箱子？”荏瑜尝试的问，看得出来梦生很宝贝这些杂物，可能不喜欢别人碰，果然——

“不用了，我忙得过来，你为何不出去忙自己的事？”

她也想啊！问题是她无事可做，除了陪伴他之外。

“让我帮忙嘛！我发誓我会很小心，不会让你的东西受到一丁点儿的损坏。”她一次又一次的哀求着。

梦生终究还是妥协了，他递给她一把美工刀，“用这个把箱子上的胶布割开，但别去动箱子里面的东西。”他的态度超级慎重，像交代个孩子般。

荏瑜喜孜孜的点头，如她所承诺的，她小心翼翼地割着胶布，直到割开一个包装扎实的纸箱，开启的纸箱盖里露出了不寻常的东西。

“哇！”她惊呼，快手的掀开纸箱盖，“是匕首。”整整一箱都是！金的、银的、新的、旧的，至少有两百把以上，光彩夺目，尤其每一把匕首上都镶着看不出真假的水蓝色宝石，“好美。”她衷心赞叹。

梦生听到，立刻放下手上的东西冲到她身旁，很严肃的警告，“是很美，但全都是

我的。”他紧张的宣称，像是怕被她抢走一样。

荏瑜不高兴的撇撇嘴，“我要这些匕首干嘛？牛排刀还比这些东西有用，你放心，我才不希罕这些东西呢！”

梦生救了一口气：“不是我怀疑你，实在是这些都是我从世界各国收集来，得之不易，我一定要好好守着才行。”

“你收集这么多匕首做什么？”荏瑜好奇的问，一边欣赏着纸箱内各式各样的匕首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兴趣而已。”梦生回答得很不甘愿。

“咦？”荏瑜低呼，拿出了一把长满红锈的匕首，“这把好丑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”

“波罗的海的海边……还给我。”他紧张的伸出手要讨回。

“哎呀！别紧张，我不会拿啦！”然后她把匕首拔出剑鞘，就在此时，她听到了一个男性的低沉声音，“莉蒂雅，你确定要回海里了吗？”

荏瑜停下了动作，很自然的反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梦生莫名其妙的回望她，“我？我又没说什么。”

荏瑜偏着头回忆别刚听到的声音，那的确不是梦生的声音，但屋里只有他们两人呀！莫非他装腔想戏弄她？

“你别装了。”她讥笑他的小把戏，要开玩笑也要来些特别的嘛！

“哼！懒得理你。”梦生抢回匕首放回箱子，然后抱起那个箱子远离荏瑜这个麻烦的女孩。

“谁是莉蒂雅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耸耸肩。

“但是你刚才明明……”

“给你个建议，外头天气那么好，你何不出去走走？”他露出一脸不耐烦的表情。

“你也要去吗？”荏瑜眼睛一亮，满怀期待的问。

梦生马上摇头：“我没空。”

“嗨！你们好。”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风姿绰约的妇人，眉眼带笑的望着他俩。

“妈，你起床了。”荏瑜高兴的走上前：“早安。”

给母亲一个热情的拥抱。

“早安。”许世贞亲了一下女儿的额头，将视线传向曾梦生，“你好，我听林嫂说了，你是我先生的好朋友，欢迎你来。”她朝他亲切的微笑。

梦生也走向前，他觉得这个夫人有一种很乐观的气质，“谢谢你，夫人。我的中文名字叫曾梦生，英文名字是R y a n，你可以跟令媛一样叫我R y a n（雷）。”他友善的伸出手。

许世贞大方的和他握手，“很高兴认识你，雷。”

鱼水偷欢

第二章

“雷大哥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在各国收集得来的人鱼传说？”午餐过后，她又尾随梦生进了书房打算“帮忙”，算一算时间，她已经努力奋斗超过三小时了，怎么还是没感受到梦生的善意回应？反而是他好像把她当成了讨厌的苍蝇一样。

女追男还真辛苦，贬低自尊的感觉也不好受，可她就是舍不得放弃！唉……

“很抱歉，我现在没空。”梦生头也没抬，仍旧埋首在堆得像座小山一样的文件中。

荏瑜嘟着嘴，“可是我现在很闲，很想帮你的忙。”唯今之计，只有继续死缠烂打

了。

“你何不去海边玩呢？你母亲说你最喜欢玩水的，不是吗，”

唉！他明明就是在打发她，或许用哭的会比较有效，可是她偏偏又哭不出来。但她也不是轻易妥协的人，“今天阳光太强烈了，我不想让自己晒伤。”

她随口编了个理由。

“好吧！”梦生认命的点头，伸手找出一叠厚厚的纸张，递给她，“这里是我记录的手稿，记载着我听过的所有人鱼传说，你自己看吧！”

荏瑜呆愣的接了过来，沮丧的翻翻他的手稿，了无兴趣的看着他还算工整的笔迹，以及不凡的插图，然该合上书，夸张的摇头叹息，“可惜我的英文能力不好！”

梦生仍旧埋头苦干，没有抬头看她，“是吗？你父亲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你通晓四国语言呢！”

哦！此时她真恨老爸、老妈，他们总是泄她的底给别人知道，这下完了，她完全没有伪装的机会。

她羞得耳红面赤，恨不得钻进地洞，“雷大哥，你好坏，你明明知道……咳，咳……”她迟疑着，终究还是鼓起勇气，“你不是答应要跟我交往吗？为什么不抽出时间陪我？”

梦生霍然站起，脸上净是恼怒的表情，他抓住她的手臂，“你没看见我在忙吗？你想试试男人的味道。是不是？好——”他激狂的吻上她的唇，但心却没来由的一头，像是找到了长久以来寻找的东西，可理智快速地推迟他的念头——不可能的，她只不过是个稚嫩的女孩，怎么可能引起他心中的涟漪？他所有的爱都给了那个消逝的女人啊！

起初，她是吓傻了，他的力量是那么大、唇是那么炽热，贴在她凉凉的唇上，立刻烧烫了她的全身，烧昏了她的脑袋，使她全身的力气都蒸发了，但她一点都不觉得难受，反而有一种快感蔓延在与他相贴的肌肤上。

梦生突然推开她，倒退两步，微喘着激情的气息，愤怒的瞪她。

她莫名其妙的睁开眼，不知自己的头发因他的抚弄而凌乱，双眸氤氲朦胧，在灯光的衬托下，像是在迷雾中等待情人的性感女神，诱惑他去撩拨。

梦生陡然转过身，不去看她眷恋的眼神：“如何？还满意我的表现吗？”

荏瑜竟也傻傻的点头，“好满意，但你为什么不继续？”声音轻得像飘在空中的羽毛。

惊得梦生倒抽一口气，他不敢相信眼前的小女孩会这么开放，看来他原来的观念是错了，霍然转身，“你……你实在是……真不知道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！”说完就要离开，他需要冷静一下，他为何会那么想要她？那是前所未有的反应啊！就连对他的未婚

妻也不曾有过的。

荏瑜下意识的想跟进，却遭梦生突然转身喝止：“别跟来，你如果来打扰，我明天就立刻离开。”

他阻止了荏瑜的企图。

她迷茫的看着他消失的背影，露出了傻笑。回忆起刚才的激烈缠绵，她终于献上了初吻，体验了男女之爱……哇！太棒了。

她快乐的奔出房门，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兴奋的拿起话筒，打电话给死党——

“喂！玉玲，我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消息……嘻嘻！你绝对猜不到，我和一个大帅哥激烈狂热的拥吻耶！天！好像在作梦一样……当然，是他主动的，你以为我这么随便吗？”

她的心情仍在飞扬，即使林嫂告诉她，梦生要到闹区去，晚上不回来吃晚饭，她也无所谓。

她傻笑着吃饭。

“女儿，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？”许世贞好奇极了。

“我恋爱了。”她傻笑得更厉害了。

没想到许世贞却是脸色一沉，“该不会是跟雷吧？”

荏瑜高兴的点头，“嗯！他很棒吧？”

“是很棒，但他不适合你！”许世贞放下碗筷，“你只不过是一时的迷恋，那不是真正的爱，别搞混了，何况他是个成熟男人，玩惯了爱情游戏，你可别冲昏了头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！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就对他一见钟情。”

荏瑜的眼中闪现心形的光芒，完全听不进旁观者理智的分析。

“是呀！就像美人鱼对王子一见钟情，结果王子却娶了别人，而她自己别变成泡沫消失。”许世贞试图点醒女儿。

这让荏瑜很不服气：“那是美人鱼不够坦白，那种事才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呢！你放心好了。”

“我怎么可能放心？算了，让你重重的跌一跤后就知道痛了，到时你可别大着肚子求我帮你收拾烂摊子。”她是疼女儿，但却觉得女儿一向太过天真，或许幻灭后会让她成长不少，她相信曾梦生会有分寸的。

荏瑜摇摇头，“妈，你放心啦！别忘了你女儿可是年年拿第一名的优等生，不会笨得让自己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的。”关于这点，她有绝对的自信。许世贞不以为然的瞪她一眼：“少自吹自擂了，在某方面，你可是笨得跟猪一样。”

“哪方面？”荏瑜不服气的问。

“爱情。”

荏瑜当然否认，“才不呢！”她很有自信。

午夜过了，梦生却还没回来，在瑜不禁烦躁的猜测……

他是去找其他女人发泄需要吗？

是因为她黏得太紧，把他吓跑了吗？

还是他出了什么意外？被车子撞到？被球打到？或者是掉进水沟，掉进海里……

猜着、猜着，她终于精神不济的沉入梦乡。

梦中有蓝蓝的海，海中有她熟悉的生物优美的舞着，而她则随之嬉戏。

“莉蒂雅，过来，过来我的神殿，我等你。”

熟悉的声音在呼唤着谁？是她吗？在梦中，她是一个名唤莉蒂雅的女孩吗？多么有趣且奇怪的梦。

尽管迟疑，她还是挤命向前游着，游向深沉的海底，四周愈来愈黑，她应该害怕的，但她却毫不迟疑的前进。

突然，前头出现了一条洒着银光的道路，她一步接着一步走着，即使遇上一片陡峭的山壁，她还是继续往前进。

她竟然穿过了山壁，而没有撞得头破血流。

山壁里是个圣洁的空间，没有海水，却听得到浪潮的声音。白净的路上挥发着白色

莹光，所有如桌椅、栏杆，床等就像是地上长出来的艺术品，完全接合，而且形状优雅怪异。

“莉蒂雅，好久不见。”

荏瑜闻声转头，一个白发苍苍、面如凝脂的老人自柱子后现身，慈祥的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，下巴长着雪白的胡子。

“你是谁？”荏瑜轻轻开口，不清楚是出自于畏惧还是崇敬？

那老人步向白玉般的床，优雅的斜倚其上，“大海的主宰，普士顿。”

希腊神话里的海神普士顿？哈！哈！果然是个梦，她梦到了海神！

于是她大笑，笑得很放肆，“你若是海神，那我就是爱神维纳斯了。”

普士顿并不生气，“一千多年了，你还是那副麻烦的个性。”

荏瑜听了不太高兴：“我哪里麻烦了？”

“当然麻烦，你父王为了你的死，烦了我一千多年，请求我让你回来大海，你要回来吗？莉蒂雅。”

她不知道这个普士顿在胡说什么？不过，她倒是清楚一点，“我不是莉蒂雅。”

普士顿笑了，优雅的翻身下床走向她，每走一步就变得更年轻，到了荏瑜面前时已经变成了十七、八岁的美少年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她指着她，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普士顿毫不在意她的反应，“是的，你就是莉蒂雅，我会带回你的回忆，我会让你回到我的怀抱，不过最终的选择权在你。”他淡淡的叙述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荏瑜吃惊的问，她比较在意的是他的“返老还童”，其余全都不重要。

普士顿扬扬眉：“我是最怕麻烦的海神，最喜欢和平安静的生活，不过偶尔喜欢玩个小游戏。”

“不！我是问，你怎么一会儿是老人、一会儿是年轻人？”

他大声笑了，“因为我是神，能任意的改变形貌，想当年，你也问过我同样的问

题。”他因为想起往事，使得脸上的线条变得更柔和。

她看呆了。

美丽的少年陷入沉思，一身蓝袍映着整室柔白的萤光，美得几乎让她醉倒，差点就要跪在他面前膜拜。

普士额却突然回过神，“莉蒂雅，回去吧！回去将那把当年海女巫交给你的姊姊们的匕首找出来，拨开那把匕首，让它带你回家。并且保护你。”

荏瑜皱了皱眉，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回去吧！回到你的书房，把那把匕首找到，你知道是哪一支的。”普士顿朝她挥手。

荏瑜感觉到自己迅速的倒退，像在风中飘般。

呼！

午夜的月亮洒着银光，照进荏瑜的房间，映在她脸上，显出她宁静安祥的睡容。

突然，荏瑜悠悠的坐了起来，眼睛仍未睁开，却像看得见周遭事物般的下了床，毫不迟疑的打开房门走下楼，走进了父亲的书房，笔直的站在一个蓄意被藏在角落的纸箱前，蹲下身，缓缓的掀开纸盖，伸手进去摸索，过了一会儿，掏出来的是那把生锈的匕首。

她抚摸着那把积锈沉厚的匕首，唇角逸出了悲凄的叹息，紧闭的眼角也渗出伤心的泪水。

突然，荏瑜一手握住柄，一手握住剑鞘，稍稍用力，匕首便顺畅的被抽出剑鞘。水蓝色宝石陡然放出强光。

荏瑜猛然睁开眼睛，醒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她惊呼，不明所以的看着在蓝色光芒的笼罩下，匕首上的铁锈一层的掉落，露出长久不见光的银色金属表面，接着，这把银色匕首在她手上融化，一点一滴的渗进她的双掌，进入她的身体，景象怪异骇人。

理智呼喊着她，要她赶快甩掉它，但她根本连动都不能动，只能睁大眼睛看着那银色的液体完全渗入她的体内，唯一剩下的水蓝色宝石自她手拿浮上半空中，炫耀似的在她眼睛前翻转着，闪现耀眼的光泽。

咻！

刹那间，那个水蓝宝石竟然飞进她的眉间，嵌入她的脑里。

荏瑜吓得倒在地上，圆睁的眼看着陡然失去蓝光的天花板，两只手慢慢的伸向眉间——完好如初，了无伤痕。

她在作梦吗？

看了看双手，接着再将双手贴上脸，温温热热的，很正常呀！身体也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。

真的是梦吗？可是感觉却又是如此真实。

她连忙拨开桌上的台灯，想进一步查探，第一眼就看到被掀开的纸盖，地上散落着锈痕。

啊！那不是梦。

荏瑜慌张的把纸箱图上，把地上的锈渍清理干净，她没忘记梦生是如何宝贝他的匕首，如果他知道她莫名其妙“吃”了一把他的匕首，会如何呢？

他一定会生气的离开她的。

不！她才刚开始就要被抛弃，她才不要！对！她绝对不能让他知道。

迅速湮灭犯罪证据，荏瑜就这么慌慌张张地溜出房门，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

躺在床上啃噬她的是不合理的记忆，生锈的匕首在她手中发出蓝光，并且溶解渗进了她的身体，美丽的蓝宝石还飞进了她的脑袋……太离谱了！如果这是事实，她怎么可能安然无恙？

还有，梦生如果发现那把匕首不见了，一定会怀疑到她身上，到时她该怎么办？难道她的美丽夏日恋情就这么完了吗？她不要！

愈躺心愈慌，大概是因为恐惧吧！她的身体愈来愈热，终于再也受不了了，干脆下

床冲出屋子，跑上熟悉的山坡。

来到微凉的海边，她急促的喘息，月光洒在海面上，闪烁的海面上浮着几抹阴影，是海豚们正在起舞，平和而愉悦，稍稍安抚了她的心。

左右张望，空寂的海岸了无人迹，于是她脱下身上的衣裳，将之放在岩石上，缓缓的步入海里，发挥她高超的泳波，朝可爱的海豚们游去。

海豚们是热情且友善的，它们围在她的四周嗯哼的叫着，还用唇磨蹭着她的脸，主动的挨近她的怀抱，触摸她冰凉的肌肤，逗得她呵呵轻笑。

“好可爱喔！”茱瑜快乐的玩耍，却突然因为它们的亲切而伤感起来，不由自主的倾诉：“今晚发生了一件怪事，好可怕，或许我会因此而死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而就算我死了，恐怕他也不会在乎呢！”她不由得同情起自己，爱情真的使人盲目，不在乎赔上身心吗？

海豚们呜呜的叫着，在她面前轻快的转圈圈。

茱瑜微笑的看着它们的表演，“谢谢你们逗我开心，但我不能逃避事实，就算我不会死，但如果雷不要我，我也很可能会伤心而死。”不知为何，她就是有这种直觉。

一只海豚突然高出了海面许多，一边摇头，一边用尾鳍后退又前进，像是在表演特技。

茱瑜笑了，伸手抱了一只海豚亲吻，“你们对我实在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”

泪水莫名的蓄满眼眶。突然，海面上有某样物体吸引了她的目光，好像是两个人，她迅速抹掉泪水想看清楚，天哪！真的是两个女人！一个金发、一个红发，跟她一样赤裸着身体，但，她们从哪里来？

“你们是谁？”她喊。

那两个女人竟然立刻转身游走。没看错吧？她们的下半身竟然有着鱼般的尾鳍。

“等等！你们不要走。”她想追上前，但海豚们却阻挡着她不让她前进，“你们在干嘛？让开。”她又气又急，再望过去，那两个女子已经不见踪影。

“你们在哪儿？出来，别躲了，我都看到了。”她喊，试图引诱她们出来。

“吵死了，你半夜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荏瑜吃惊的陡然转身往上看，只见十公尺外的岩石上站着一个人，是梦生，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吓了她一跳。

“睡觉啊！你呢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来诱惑我的吧？”他邪邪的看着她赤裸的上半身，嘴角挂着自以为是的微笑。

荏瑜这才惊觉自己的赤裸，急忙捉住一只海豚挡在胸前，又气又羞的辩解，“我没有，我根本不晓得你在这里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梦生蹲下了身体，“你半夜不睡，一个人跑来海边做什么？”

这个问题勾起了她奇怪的际遇，她想了想，决定隐瞒到底。

“我来跟海豚玩啊！”她理直气壮的说。

“哦！那你可真厉害，预先跟海豚约定，今晚在此见面。”他戳破了她的谎言。

荏瑜因为苦思藉口而急白了脸，“雷大哥，我刚刚好像看到了美人鱼喔！就在前面，一个金发、一个红发，长得很漂亮，你有没有看到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断然否认，明显的不相信她的话。

“那太可惜了，如果你看到一定会很高兴……”

“够了！别再说谎了。荏瑜，没想到你是这么饥渴的女孩，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不惜捏造看见美人鱼的谎言，还追我追到这里来，你这么想要我吗？”

梦生呵呵低笑起来，决定顺遂她的愿望。

“你别误会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！”她是要他，但她要的是他的爱，而不是他的身体。

梦生立刻扑通的跳下水，不过几秒，梦生已经游到她面前，两手推开碍事的海豚，以及她遮住胸前的手。

“你喜欢慢慢来，还是迅速解决？”他邪恶的凑近她耳边问，弄糊了她的脑袋，使得她无法思考。

“你……你在说……什么？”她也只能这样反应，紧张的伸舌湿润着干涩的唇，她

因为他的接近而感到紧张、兴奋、不知所措，但她无意识的动作看在他眼里，却像是公然的诱惑。

“该死。”他低咒，猛然低头攫住她的唇。

白天的感觉又袭上心头，甚至还更强烈，他不但深深的吻她，还用他那两只厚实的手掌抚过她全身……好热，她真的是在冰凉的海里吗？

“可恶。”梦生突然低咒，放开她，伸手摸向自己浸在海水中的后背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一时反应不过来。

“可恶！这群海豚竟然撞我。”他狠狠地瞪着周围十几只对他露出不友善眼光的海豚。

荏瑜也为它们的打扰感到些许不悦，她用谴责的目光扫了它们一眼，“坏小孩。”声音却娇娇滴滴的全是因为情欲未退。

海豚呜呜的悲鸣起来。

“走，我们到岸上去。”梦生拉着她往岸边游。

荏瑜毫无异议的跟随他，稍稍冷却的脑袋转着的念头是——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，明天他或许就会发现匕首不见而怪罪于她，甚至会因此打包行李离开。更何况，谁晓得她还能活多久？奇怪的匕首可能随时随地会要了她的命，她心中的恐惧一层层的加深。

身后的海豚们紧追不舍，叫声愈显悲凄，直到了浅滩，还徘徊不肯离去，望着梦生拉着荏瑜一步一步走上沙滩。

荏瑜没有心思顾及海豚的异常反应，梦生也不在乎，两人眼中只有彼此，他好手拉手来到一块岩石后干软的沙地上。

“这里可以吗？”梦生沙哑的问，湛蓝的眼眸似乎蒙上一层薄云。

荏瑜脸红不已，盯着他的胸膛，鼓起勇气缓缓点头，愣愣的看着梦生解开自己衣服上的扣子，一颗……两颗……扣子解开，露出他结实的胸膛，接下来他伸手探向腰际上的皮带，一会儿，湿漉漉的长裤已经被剥除，红色的底裤紧密的包裹住他结实的臀部，成为他身上唯一的遮蔽物，真美！如大卫雕像般完美，不同的是——他是活生生的人。

荏瑜紧张的吞了吞口水，以舌舔湿干燥的唇，目不转睛的望着他，脑袋什么都不能想。

“你真的想要我吗？”他的声音有如天籁。

荏瑜低垂着头，羞于回答，可心头却在呼喊着她意愿。

梦生伸手接任她的肩膀，“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待会儿你要喊停可是来不及喔！”

荏瑜仍然保持沉默。

梦生抬起她的下巴，若有似无的长叹一声，“傻女孩，就让我满足你的好奇吧！不过，你以后可别怪我喔！”

荏瑜仍然保持沉默。

说完，他缓缓的俯下身，印上她的唇，两手抚过她全身炽热的肌肤，从娇小的耳，到雪白头顶，再至柔软的酥胸，之慢慢移向小腹，诱惑的逗弄，直到她全身颤抖不已，娇喘连连。

梦生将她按倒在柔软的沙地上，小心的覆上她的身体，在她的处女之地温柔的撩拨，手指熟练的抚摸绽开的花瓣，轻轻揉弄花芯。

她浑身躁热不已，强烈的需求从她的小腹向全身蔓延，理智已经彻底崩溃，剩下的只是原始本能的欲望，她叫喊道：“求求你，雷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”双腿更是催促的缠上他的腰，双手迫不及待的要扯掉他的底裤。

“别急。”梦生也喘息着，脱下了底裤丢至一旁，扶着她稚嫩的臀，调好姿势，

“刚开始会有些痛，你叫出来没关系，这里没人。”

荏瑜有些紧张的点点头，双腿缠得更紧，梦生缓缓的将他炙热的男性移进荏瑜已经潮湿的小穴。

荏瑜屏息着，所有的感觉移到小腹炽热的下方，感觉到他的巨大充满了她，他缓缓前进，使她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和满足，然后是一股撕裂般的痛……

“啊！”她不由自主的尖叫出声。

海风呼啸得更猛烈，海豚们更是悲凄的悲叹着——这是怎么样的牵线呀！

这个爱恋结果是悲？是喜？

荏瑜慵懒的在自己的床上醒来，迎着刺眼的阳光，露出愉悦的微笑。

棉被下赤裸的身体提醒她昨夜甜蜜的记忆。

记得昨夜，高潮过该不久，梦生扶着她到海里，温柔的帮她沐浴，然后体贴的替她穿上衣服，亲密的拥着她翻过小山坡回到屋子，共同在浴室的温水淋浴下探索彼此的身体，然后他抱着她躺在这张床上，再度与她亲密的交缠，带她到天堂飘飞……

抓着被子深深嗅闻，枕被上还残留着他的味道，就连她的身上也沾惹了不少，想起他湿热的汗水曾滴落在她的肌肤上，她就感到幸福得不得了。

爱情果然是人生中最美的一件事。

难怪那个传说中的美人鱼会为了爱而牺牲甜美的嗓音了，她已能体会美人鱼的心情，就像现在，她愿意为梦生牺牲一切，甚至生命。

拥着被子在床上翻滚，即使感到身体有些酸痛也不以为意，甚至有些甘之如饴。

呵！呵！她情不自禁的轻笑着。

“叩！”敲门声响起，她赶紧正襟危坐，全身戒备。

“小姐，早餐煮好了，你起床了没？”是林嫂的声音。

荏瑜不情不愿的瞥了一眼床头上的闹钟——九点三十分。

这还是她来这儿后，第一次赖床，林嫂会不会察觉到她的不对劲？

“好，我马上下楼。”

她快手快脚的下了床，舍不得让清水冲走属于他的味道，干脆直接套上衣物，走出房门。

荏瑜来到餐厅桌旁，一坐下便毫不客气的吃了起来，边吃边笑。

“小姐，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晚？很诡异喔！”林嫂开玩笑的问。

荏瑜差点噎到，“呃……没什么，昨晚因为我看小说，很晚才睡。”

“小说？我不知道小姐还喜欢看小说呢？”林嫂随口问，也没有转身看她。

荏瑜吐了吐舌头，“呃……我是最近才比较有兴趣。”

“是这样啊！”林嫂简单的应着。

荏瑜不愿意多谈，急忙改变话题，“雷大哥呢？他在哪儿？”

“他吃过早餐后，就到书房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”

书房！

完了！荏瑜的心立刻凉了半截，他会不会已经发现匕首不见了？

她不敢想，也不愿面对那种情况，激情过后是冷酷的责备吗？不要！惊慌的她只想逃，除了逃，她没有任何主意。

主意化做行动、在迅速的吃过早餐后，荏瑜马上溜出了屋子。

她忐忑不安的踱到了熟悉的沙滩，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海及海面上的渔船，昨晚的记忆瞬间涌了上来、令她不由自主的呆呆望着他俩相拥缠绵的沙滩一隅，幸福在脸上绽放，她多希望他俩能夜夜拥抱……

“哈！”笑得像个笨蛋。

荏瑜惊讶的转身往下望，一个约五、六岁的小男孩睁着黑云云的双眼斜睨着她。

“不！应该说你本来就是笨蛋。”

她怎能服气被一个小鬼如此教训，“你说什么？没教养的小鬼，你父母是怎样教你的？”

小男孩摇头叹着，“真可怜，连人家的背景都还搞不清楚就急着倒贴，还自以为幸福。”

莫非这个小男孩知道她跟梦生的事？不可能吧？

“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在暗示什么？”她又急又羞的怒道。

小男孩两手一摊，状似无奈，“这样也好，愈是不幸，你会愈快回去，你的亲人会很高兴的。”

满口胡说八道！荏瑜决定不理他，转身往回走，耳边仍听得见他的呼喊：“你们两个老犯同样的错误，一个是为爱不顾一切，一个是搞不清楚真爱就在身边，我看你还是放弃吧！”

荏瑜头也不回，暗咒那个小男孩竟然有本事编出这种老成的话，他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呀？

！

鱼水偷欢

第三章

到了中午，荏瑜即使再不愿意还是得回去吃午饭。她慢慢的回屋子，怀着一种不安的恐惧……突然，传来紧急的煞车声，很近，就在地面前。

荏瑜愕然的抬头，只见一辆红色法拉利紧急停在地面前半公尺处，她没被吓到，只是愤怒的瞪着驾驶人。

驾驶人打开了车门，是一名美丽的西洋美女，长而卷的揭发自然的披在肩上，姣好的面容上镶着翠绿色的眼珠，高挺的鼻，性感的红唇。她不但美，还透着一股成熟的妩媚，名牌的贴身洋装，衬着她曼妙的身材更加烘托出她的完美。

这样惹火的妖精如果出现在梦生面前，他一定会克制不住的扑向她吧？

“小妹妹，你还好吗？”那高级的美女用标准的英语问着。

荏瑜也用英语回答：“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”她希望这深具威胁性的女子能快点离开。

“太好了，终于有人会说英文了。”那女子松了口气，“对了，小妹妹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外国男人，金发蓝眼，大概有这么高……”

荏瑜看着那女人比着手势，心中已有不祥的预感——这女人认识她的雷！

“你找他干什么？”荏瑜没好气的问，胸膛里的醋海翻腾。

那女人愣了一下，然后笑开了：“呵！看来你好像被他迷住了！真是的，R y a n就是这样，处处留情，唉！”最后她轻柔的宣布：“我是修莱娜·肯特，R y a n的未婚妻。”

荏瑜惊愕得张大嘴，身体一缩，未婚妻？

脑海中浮现修莱娜和梦生站在一起的影像，两人相视而笑、甜蜜的依偎，郎才女貌，碍眼的登对，登对得令她的心口好痛，呼吸困难……对梦生来说，她到底算什么？

“砰！”

她家的大门开了，梦生竟然凑巧的从屋里走出来。

“R y a n！”修莱娜惊喜的娇呼，像只彩蝶般飞扑过去，用她那双像蛇般的长手臂缠上他的脖子，再进一步的献上她的红唇，紧紧的黏住他不放。

荏瑜见状，呆愣在现场，心中直淌血。

梦生起先是不明所以他睁大眼，在看清楚来人是修莱娜后，立即热情的回应，两人当街拥吻了起来。

荏瑜的腿软了，她乏力的坐下，幻灭的泪水盈眶，这才恍然明白自己太傻了。这样完美的人当然可能早已结婚、生子，拥有相守一生的妻子了。

而她又算什么？

一个对爱满怀憧憬，对男人充满好奇心的小女孩，对他根本不算什么！

她好傻，好可怜……

一颗心揪得好紧，她几乎以为自己就要心碎而死了。

她下意识努力的调整她的心清，烧烫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——就算她要死也要死在梦生的怀里。

“雷！”

荏瑜呼喊出声，却在还来不及等待梦生走过来，就陷入黑暗——

和风徐徐吹过，摇曳着绿树，吹送沁人的花香，她身穿淡黄莲蓬裙倘祥在花海里，心情宁静及满足，只是树上栖息的海鸥叨叨的念着，“公主，放弃吧！国王一定很担心你，别管那个笨蛋王子了，这种地方有什么好？比起我们海之国来说，简直说像一颗烂石头，不，只是一粒沙……”

她想叫它闭嘴，但失去声音的喉中只能勉强伊啊出声，她只好瞪它一眼，转头不理它，迳自悠闲的采摘着美丽的花朵。

她边采边思念着心爱的王子，听说，王子今天就要从邻国回来，为了让他高兴，她打算在皇宫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插上他最喜欢的蔷薇。

不多久，她手中已经捧着一束花。

“英格丽。”

是王子在呼唤他为她取的名！

她陡然转身，果然看到王子朝她奔来，虽然他手中牵了一个美丽的女孩，但她最在意的还是王子终于回来看她了。

“我就知道你一定在这里。”王子看着她露出高兴的表情。

她露出微笑相应，用空下来的那只手比着——欢迎你回家。

“王子？”他身旁的女子怯怯出声。

她这才仔细的打量眼前这女子，一眼就看出她是天生的娇贵女孩，雍容华贵、气质不凡，若她没记错，她见过这女子。在暴风雨中，她救过王子，并将他移到荒岛上，期间她因为身为人鱼，不宜见人而躲藏时，刚苏醒的王子瞧见了碰巧路过的女性，也就是眼前这女人。

她为何会在这儿？

“对了，我来为你们介绍。公主，这位是英格丽，虽然她无法说话，但却是最善良的人，是我可爱的妹妹。”

妹妹？

她僵硬的扯动嘴角，勉强做出不失礼的反应，即使心病着也不表露出来。

“英格丽，这位是邻国的伊莱沙公主，也就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”

她手中的花朵骤然掉落一地，哀伤的躺在地上悲泣，唯一剩下的一朵掐在她手上，花儿尖锐的戳刺进她的肉里，催出了滴滴鲜血，她却毫无感觉。

“莉蒂雅公主，你别慌，我马上回去告诉公主们这件事，让她们帮你想办法，你绝对不会死的。”树上的海鸥聒噪的叫着，边绕着他们飞。

她抬头看着海鸥，伸出手臂想要阻止它。没有用的，海女巫佳丽姐的法力连父王都无法与之对抗，唯一的救星是海神普士顿，可他却是个行踪不明，不喜欢管事的闲神。看来她注定要化为泡沫逝去，算了，这样也好，失去了心爱的王子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好眷恋的？

“英格丽，我知道你一定很吃惊，但我们很希望得到你的祝福。”伊莱沙公主温柔地请求。

她的目光移向那张最美的脸庞，然后再转向面无表情凝望着她的王子，心中绝望不已，她没办法挤出祝福的字句。

“莉蒂雅公主，我这就回去通知她们，你等我回来。”海鸥振翅高飞而去。

她猛然转身追着飘然远去的海鸥，硬扯着喉咙伊啊的呼唤——不要去，我不要她们担心，不要她们为我牺牲……

“英格丽？”王子大嚷着追过来。

但她仍跑着，用以生命换来的双腿奔跑，只为了不让姊妹们受到佳丽姐的迫害。

但一块石头阻挡了她，使她狼狈的扑倒在地，换来满身的疼痛，然后，她旋即被拥入王子宽厚的怀中。

“傻瓜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她挣扎的站起来，伸手向海鸥消失的方向。

“不过是只海鸥，你喜欢鸟。我可以送你一百只、一千只，别追了。”他温柔的揩去她脸上的泥尘。

她猛摇头，比画着——你不了解，它是我的朋友，它正要……

王子握住她的手，“别再说了，我知道，对不起。”

对不起什么？

对不起她的心，辜负她吗？

她的泪珠不可扼抑的淌下。

“很痛吧？”终于到达的伊莱沙公主友善的递给她手帕。

她望向伊莱沙公主，酸涩的想，她是个配得上王子的好女孩。

她悠悠地醒来，房间里只有书桌上的台灯亮着。

她很自然的转过头去，看见梦生支着头靠在书桌上闭眼睡觉。

“雷？”她轻唤。

梦生立刻就醒了，看到她醒来，连忙关切的来到她床前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

这样的温柔让她想起那个激情的夜晚，他也是用这种口吻询问她感受，天！她如何舍得放开这么好的男人？

“我很好，雷，你讨厌我吗？”她小心地问出口。

梦生坐到床边，没有回答。他怎能承认自己已经喜欢上她了。

他的无言让荏瑜的心陷入慌乱：“难道你不喜欢我？”她的音调也不由自主的拔高。

“我不讨厌你。”梦生说。

“但你很爱修莱娜，她是你的未婚妻，是不是？”

梦生只是讶异地点点头：“是她告诉你的？”

荏瑜点点头：“雷，你是因为爱她才跟她订婚的吧？”她痛苦的问。

“爱？”梦生冷笑，“你太天真了，竟然会相信爱情！爱情只不过是个虚幻的东西，不值得人们为它牺牲一切——尤其是你，别为了爱情糟蹋了自己。”

这么残酷的话竟是出自温柔待她如天使般的他！

荏瑜噙着泪，“如果你不爱她，又为什么和她订婚？”

“当然是为了我的事业。她父亲雄厚的财力可以帮助我的研究。”

此刻的他，看起来竟像一个丧尽天良的魔鬼。

“你怎么能这么以为？那我怎么办？”荏瑜激动的抓住他的手，熟悉的感觉又再度袭上心头：“你多多少少是有点爱我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是好奇的小女孩，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他触摸着她的脸颊：“满足你的好

奇和我的需要，我们各取所需，这样不是很愉快吗？”修莱娜的出现已警告他不能玩得过火，未来已定，太认真只会伤害到无辜的荏瑜。

忍不住，她的泪水掉了下来，她又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，只为了贪图享乐而性。

“你不爱我。”荏瑜心碎的认清这个事实，“你也不可能娶我，或因此放弃修莱娜，对不对？”

“荏瑜，你并不笨，应该早就知道答案了！”

她是有料想到这悲惨的答案，但她不想承认——这场夏日之恋是没有结果的。

“你好过分。”她啜泣着捶打他，发泄着怒意。

梦生并没有闪躲，反而温柔的将她拥怀：“我是过分，我也很抱歉让你失望，但这种事是勉强不来的，我喜欢你，跟你在一起也很愉快，但我没办法爱任何人，对不起。”

他的每字句都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，刺伤了她的心。

“为什么你不能爱？”荏瑜哽咽的问。

梦生轻轻拍拍她：“嘘！别哭，我这样做对你也是有好处的，以后你要小心点，别轻易地把心交出去。”

荏瑜恼怒的推开他，啪的赏给他一巴掌：“你真是坏透了——你出去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你这个自私的魔鬼。”

梦生一言不发的站起来：“好吧！你需要时间冷静，如果需要帮忙就说一声。”

荏瑜听他的脚步走远，抬起泛滥成灾的泪眼，“你……你真的就这样走了？”

梦生停住脚步，没有转身：“那你觉得我该做些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要修莱娜住在这间屋子里。”如果不能改变他和修莱娜是未婚夫妻的事实，那至少她不要看到修莱娜在她家和他亲热。

“你放心，她已经买下隔壁的那间屋子了。”

那栋比这栋屋子还要大的别墅？真是出手大方呀！

“那你怎么不搬去和她一起住？”她酸酸的提议，“抱她一定比抱我这个小女孩舒服。”

“看来你真的需要冷静一下。”他走出房间关上房门，合上的门板刚好挡住被荏瑜丢来的枕头。

呜——呜——

荏瑜痛哭着，以枕头吸泪，以被子抹鼻涕。

不知哭了多久，她的房门再度被打开又合上。

许世贞悄悄走近，双手搭在抽噎不已的荏瑜身上：“别哭了。”

就是这声母亲的慰藉，让她的情绪彻底发泄，她哭倒在许世贞怀里：“妈，事情怎么会这样？”

许世贞轻拍她：“别哭了，每个人都会失恋的，这未尝不是个好经验。”

“但……但这经验大痛苦了，我宁可不要。”

“傻瓜，人生怎么可能都是顺遂的，有快乐就有痛苦，幸好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单恋，你还没跟雷发生男女关系，否则那会更痛。”

她有啊！但她不敢说，只好埋头继续哭。

“荏瑜，你的身体还在发烧，这样哭下去，身体会受不了的，看开一点，下个男人会更好。”

感情一旦放下去，哪有那么容易就收的？

一夜无眠，天才刚亮，荏瑜就步出屋子，往山坡上走去，让凉凉的晨风冷却她犹发烧的身体及伤透的心。

奇怪的是，她虽然全身烧烫着，却没有感觉到不舒服，头既不痛也不昏，喉咙更是清清爽爽，一点也不像从前感冒发烧的症状。

难道只是普通的着凉？

坐在美丽而宁静的沙滩上，一边欣赏着朝辉，一边不由自主的看着自己的身体。

她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她的肌肤似乎变得更柔嫩了，毛细孔都不见了，这应该不是错觉，于是她再把鞋子脱下瞧瞧。

天哪！

她的脚趾甲怎么不见了？还有一件奇怪的事，她的脚趾头间竟然长着一层薄薄的肉色薄膜。

她震惊极了，寒意猛地从背脊上升，然后扩张至全身，引起一阵阵莫名的战栗，但身体的热度却始终没有下降。

“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？”她呆愣的问着自己，接着马上联想到前天夜晚，她找到梦生那把不起眼的匕首，然后……

一定是那把匕首对她造成的影响，恐怕她的高烧不退也是这个缘故吧！

怎么办？这恐怕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这样被诅咒，说出去也绝对不会有人相信，因为比梦生相信的人鱼传说还要荒谬。

她会变成什么样的怪物？

她烦恼的望着大海发呆，眼前蔚蓝的海洋闪耀着金光……

突然，她注意到了海面上漂浮着两个物体，各拥有一金、一红的长发，是她前天夜里看到的美人鱼？

茈瑜再也没有时间犹豫，她奋力冲向海里朝她们游去，心脏怦怦狂跳着，她想接近她们以证明自己不是幻觉，还有，若她能证明人鱼的存在，也会让梦生对她另眼相看。

“不要走！”她呼喊，并察觉到自己游得比以前更快更顺，会是脚上多了层肉膜的关系吗？她这样子的情况，简直就像一句成语——如鱼得水。

鱼？

茈瑜突兀的停住了，脑子里有了一个新的认知——她将要变成一条鱼？！

“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？还有，你们到底是谁？”茈瑜隔着十几公尺的距离向她们喊。

那两条人鱼似的女人含笑的凝望着她：“莉蒂雅，很高兴你开始变化了，希望你早点回来。”

莉蒂雅？

这个名字唤起她昨天梦里的记忆，一个被王子唤为英格丽、被鸟儿们称为莉蒂雅公

主的可怜女子，就是她？

不！这太荒谬了，她不能相信这种事。

她们是在告诉她，她的前世是一条美人鱼，是童话里最后化做海上泡沫的小傻瓜？

她不相信什么前世今生，但是，她本来也不相信这世上有美人鱼呀！

“把你们的尾巴给我瞧瞧。”眼见为凭，只要看到她们的下半身是尾巴，她也只能勉强相信世上有人鱼。

那两个人鱼倒也干脆，跃出了水面，现出了上半身属于人类的优美胴体，以及下半身流线型的鱼身。

荏瑜吞了口水，脑袋里面轰轰作响。

“莉蒂雅，你就快回来和我们团圆了，我们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，父王和姊妹们都很想你，要不是海神的阻挡，他们早就来接你了。”其中一个人鱼说。

“我们是瞒着他们和海神偷偷来见你的，不能久留，但你放心，你终究会回来的。”另一个人鱼也说。

“再见了，莉蒂雅。”

荏瑜看着她们隐入水中，消失在海面上，只是茫茫然的呆愣着。

天哪！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人鱼？

“荏瑜，你在干嘛？”

她转过身，看到梦生正着急的涉入海中朝她接近，然使，她突然想到——她就要变

成梦生尽心尽力、常年累月研究追寻的美人鱼了。

多讽刺的情况！

于是她躲到一个岩石后，拒绝让梦生靠近她、碰触她。

“别靠近我！”

梦生不高兴的在岩石的另一端喊：“别闹了，你的身体还在发烧，怎么可以泡在海水里，把手给我，我带你回家。”

荏瑜下意识的看着自己的手指头——呼！还好她的手指甲还在。

“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妈在家里担心极了。”但就是没说他也在担心她。

“哼！骗人，我妈不到中午是不会起床的。”她有气的说。

“你这个笨蛋，有哪个母亲会在女儿生病时睡大觉的。”

说得也是，荏瑜感受到一阵愧疚，想到她目前只不过是发烧，万一她以后双脚长成了鱼尾巴，还必须用鳃呼吸时，她妈岂不是要担心得睡不着了。

让母亲知道这件事太残忍了，让她于心不忍。

“你还在以什么呆？还不快跟我上岸。”

“你……你先回去，我待会儿再走。”荏瑜坚持着，害怕被他发现她身上的异状。

“你疯了吗？我不会放你在这里泡水的，快跟我走。”梦生掠过了岩石想抓她。

但荏瑜的动作更快，她往后游三公尺，以奥运选手也比不上的速度往岸上游去。

梦生泡在海水里苦笑着，看她像逃命似的爬上沙岸，捡起搁在沙滩上的鞋子，匆匆奔上回家的路。

“一个发着高烧的女孩，哪来的体力溜得这么快？”他迷惑的自问着，却觉得她逃离他的反应是个好现象。

荏瑜一进门就被叨叨絮絮的骂着，林嫂管她比她老妈管得还要多，幸好最后她老妈要她去洗澡并换套干净的衣服，否则她的耳朵恐怕要长茧了。

她扭开水龙头，然任迅速脱掉身上湿黏的衣服，轻快的举起脚伸进浴缸。

好烫！

她马上将脚伸了出来，扭开冷水，让凉凉的水冲洗她被烫红的脚。

她疑惑的看着那缸水温并不太高的洗澡水——没道理会烫伤她的脚啊！

于是她伸出手小心的轻碰一下水——不烫呀！她再一次碰触……浸下去——一点都不烫呀！

她拨着水想着。

难道她的上半身是正常的人类，所以不怕热水；但她的下半身却变得跟鱼一样，碰到热水就烫得快熟了？她悲苦的想着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她只好选择以冷水净身——她不想变成人鱼啊！

多想找个人哭诉，让她有个倾吐忧愁的对象，只是，太难了，谁能信任她、拯救她？

一个浮现她脑海的人是——梦生。

鱼水偷欢

第四章

一夜的哭泣，让荏瑜的眼睛肿得像核桃般大。

由于没办法遮掩，她只好硬着头皮走出房门，下楼来到厨房的餐桌坐下，静静享用三明治和香浓的咖啡。她母亲则坐在一旁陪伴着她。

“你还在发烧呢？有没有哪里特别不舒服？”许世贞的手关切的搁在荏瑜的额上。

荏瑜偏开头躲开了：“我很好，没有任何地方不舒服，妈，你不用担心啦！”她勉强扯出一抹笑。

许世贞不以为然的敏起眉头：“胡说，体温这么高，怎么可能会好？快把早餐吃完，我带你去医院检查。”

检查？

荏瑜惊恐的想到医院里身穿白袍。脸上带着亲切笑容，但实际上却都是见血不眨眼的老虎，他们喜欢把不知名的药注射进入体，观察药水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反应，并且叫人们不要担心，更令人害怕的是，还会拿银亮的刀子在人体上划去.....

她可以想像她要是一进入医院大门，就别想走出来了，那些医生、护士们会把她绑在床上或关进水族箱，然后拿着检查报告在她面前宣读。

“依据我们的研究和分析，你不是纯种人类，而是不知名的生物，为了开拓生物学的新领域，我们有权无限期拘留你。”

狂妄的笑声从这些人类的口中逸出，荏瑜再仔细一看，带头笑得最狰狞的男女不就

是梦生和修莱娜……

“ 荏瑜……荏瑜…… ”

她猛然回过神，冲口就把脑中的念头叫出来，“ 我不要！ ”

“ 你不要什么？ ” 许世贞疑惑的问。

荏瑜微喘着气看向母亲，满脸的惊备失措，“ 我不要去医院，他们一定不会让我回来的。 ”

“ 傻孩子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 ”

“ 妈，如果我得了怪病或变成怪物怎么办？你还会把我当女儿吗？ ” 荏瑜可怜的问。

“ 当然，不管你生什么病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，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 ”

母爱果然很伟大。

荏瑜感动得又哭了：“ 妈，谢谢你。 ” 她扑进母亲怀里寻求慰藉，抚平她的不安及恐惧。

“ 瞧，小女孩在向妈妈撒娇呢！ ” 许世贞呵呵笑着。

甜得腻死人的女性嗓音让荏瑜快速地抬起头来。泪眼模糊中，她看到的是修莱娜得意的微笑，还自动自发的坐上餐桌，她的身后则是皱着眉头的梦生，他们整个早上都在一起吗？

她不甘心、不服气。

荏瑜立刻擦掉泪水，摆出一副强者的姿态，并猜想他们怎么会凑在一块？是不是梦生去邀她来的？

“ 早安。 ” 她僵硬的问候。

“ 荏瑜，你的眼睛好红，我建议你去拿些冰块冰敷比较好。 ”

纵然修莱娜说得既亲切又充满善意，但听在荏瑜耳中格外刺听，于是她马上反驳：

“ 不！我喜欢这样子。 ”

“ 是吗？ ” 修莱娜笑睨着梦生：“ 你这位小妹妹很有个性呢！ ”

“ 是啊！她的个性十分可爱， ” 许世贞站出来帮腔：“ 肯特小姐，一早登门拜访，有事吗？ ”

“ 嗯！我特地来探望令媛。荏瑜，你好一点了吗？”——。

荏瑜挺起胸膛，露出精神奕奕的模样：“好得不得了，多亏有雷的照顾。”

她就是想让修莱娜知道——她才不只是梦生的小妹妹呢！

修莱娜的脸色变了一下，但马上又恢复了，“RYAN是个善良的人，无论是谁生病，他都会尽心照顾，还常常为此冷落了我呢！”她亲密的捏了一下他的臂膀，“幸好他一向清楚自己的老婆是谁，否则我可不饶他。”

荏瑜的手紧紧握着，注意到梦生始终沉默的盯着桌上的早餐。

“是呀！你父亲那么慷慨的资助他，他怎么敢不清楚？”她口不择言的说。

在座的其余两个女人全都重重的倒抽一口气，尤其是她老妈。

“荏瑜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还不赶快道歉。”许世贞赶紧警告。

但荏瑜却不服气的抬高下巴，“为什么？我不以为我有说错。”她很得意的看到修莱娜的脸色难堪得涨红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先回书房了。”梦生站起来就要走。

“我也去。”修莱娜站起来急急的跟上。

荏瑜很惊讶梦生没有阻止修莱娜，想她前天表示自己帮忙时，他恨不得赶快打发她，而对修莱娜就全然不同了。她难过的想。

“荏瑜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任性了？你实在很令妈妈失望。”许世贞严厉的教训她。

她垂着头默默不语。

“上楼去换套衣服，我带你去医院。”

“我不想去医院。”她固执的反对。

许世贞更加不悦了：“上楼去，不管你想不想，你都得跟我去医院。”

荏瑜这次没再反抗，乖乖的上楼回房间换了一套轻便的衣服，然后打开窗户往下爬——她自有一套抵抗的方法。

可她没注意到梦生站在书房的窗户边，把她所有的行为都看进眼里了。

她溜出屋子，朝山上爬。

炙热的阳光加上身体的热度。计她今身香汗淋漓，若是平常，她会喜欢这种感受，但现在的她可不这么想了，她总觉得下半身热得发烫，再不快点找到那洼山泉水冷却一下，她怀疑自己很快就可以吃到烤鱼肉了。

她终于在林荫的隐密处找到三年前记忆中的水洼，于是她欢呼一声，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下，只剩内衣、内裤就跳下水，畅快的享受清凉的滋味，与鱼儿嬉戏。

最后她疲惫地靠着岩石休息，这才猛然想起现实——她该如何向母亲说明自己不去医院以及她逃跑的理由？

“瞧！这里有什么？”

荏瑜惊讶的转身，看到岸边站着两个大约十九、二十岁的年轻人，正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盯着她。警钟在她脑里响起，她迅速把身体浸入水中，只露出眼睛瞪着他们，“本小姐在这里游泳，你们还不快走。”

“你一个人吗？要不要我们陪你呢？”

好大胆的不良少年，她想立刻奔上岸逃跑，但她的衣服却被那两个男生拿起来，并用手暧昧的摩擦着，简直恶心透了！

她不禁感到害怕起来，发觉自己可能陷入了致命的危险中，此时此刻，她的母亲不会来，梦生更不可能出现保护她，她只能自救。

荏瑜紧张的吞了口口水，故作镇定的喊：“不用了，我喜欢一个人。”

“小姐，别这样嘛！大家一起玩才有趣呀！”那两名男子分别先后跳下水游向她。

荏瑜后退着：“别这样，不然我走好了，你们留在这里慢慢玩。”说完就想游上岸逃跑。

但那两个不良青少年可不笨拙，更加紧速度冲上前去，及时抓住荏瑜的白细脚踝，然后用力的拉扯。

荏瑜手抓着地上，双脚用力轮转的踢着，“放开我，你们若再不放开，我可要大叫

了！”她大声呼喊。

“这里这么偏僻，就算你叫破嗓子也没人会出现！”年轻人放肆的笑着，伸出魔掌就要往荏瑜胸部袭去。

她一慌，马上放开双手想要拍开他们的手，不料却因此跌回了水洼。

“这样才对嘛！快乐一下又何妨？”年轻人蹲了下来，色迷迷的盯着她雪白的肌肤，尤其是粉红色胸罩下隆起的柔软。

荏瑜惊恐不已，尽可能的寻找出路。勉强维持镇定，装出不服从的模样：“我警告你们别再过来，否则我会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。”

年轻人闻言放声大笑：“人家说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就打吧！”他露出狰狞的脸孔扑过去。

“啊！”她尖叫一声。

“卑鄙……”她丧失理智的骂着。心头的恐惧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端，脑海中除了恐惧，就只剩下逃脱的念头。

四只猥亵的手在她身上揉捏，让她恶心得想吐。

突然，她感觉到她的眉心发出强热。

“她的额头在发光哩！”其中一个年轻人惊叫道。

荏瑜突然感觉到手拿里握着一个东西，直觉是把防卫的武器，于是毫不犹豫的举起来就刺。

“啊！”年轻人惨叫，陡然退后，“她刺中我的肩膀了。”

“她手上的刀是哪来的？”另一个年轻人问。

荏瑜得意的看着他们惊惧的表情，狂妄的笑了起来，“你们真是欺负错人了，竟然以为我是一般女孩，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”“你看，她的额头在发光——蓝色的光！”

“她不是人，是妖怪，我们快走……救命啊！”

荏瑜好笑的看着他们像见了鬼似的仓皇奔逃。

“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——救命呀！”

两人吓得跌倒在满地的落叶中痛哭流涕。

“荏瑜，你在哪里？”

是梦生的呼喊。

她陡然清醒，回过神来，额头的光消退，手上的匕首又没入体内，狂烈的风止歇了，而山林也归于平静。

她愣愣的呆立水中，看着那两个年轻人连滚带爬的逃离，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，她茫然的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脑海中回荡着那男人叫喊的一句——妖怪。

梦生慌张的朝她奔近，在看到对岸仓皇而逃的人影后，担心的跳进水里，“荏瑜，你还好吧！有没有哪里受伤？”一边脱下身上的衬衫给她罩下。

荏瑜可怜兮兮的抬起头，“雷。”她扑进他怀里痛哭失声。

她脆弱无助的模样让梦生的内心兴起了强烈的怜惜，他温柔的拥着她，轻拍着她的背，顺着她的秀发，“没事了，我在这里，一切都过去了。”

但对荏瑜来，一切都还没过去，甚至可以说……才刚开始而已。

想到这里，她就更难过、更激动，哭得也就更伤心了。

“好，你哭吧！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发泄出来，如果可以，也可以把你的心事告诉我，让我来帮你。”他温柔的低语。

荏瑜虽然激动，可却也还有理智，她在他怀里猛摇着头，“没用的，一切都太远了。”

“是的，都怪我来得太晚，才让你受委屈。”梦生轻叹，“但这并不是人生的末日，未来还很长，你要试着去忘记或泰然接受今天发生的事，这样你才会快乐。”他以为她被强暴了。

她怎么可能忘掉，怎么可能泰然接受？她就要从一个人类变成鱼了哩！就算人鱼可以水陆两栖，还是很令人伤心的。

她稍微离开他的怀抱，抬起泪眼看向他，“你在说什么？”简直是鸡同鸭讲嘛！

“刚刚那两个混蛋得逞了，对不对？”梦生用同情的眼神望着她。

荏瑜用力的摇摇头，“不，他们没有，是我……”

梦生点住了她的唇，“不需要隐瞒，我不会因此而看轻你的。”

荏瑜眨着红肿的眼睛，再次申明，“不，他们没有得逞，是我把你们吓跑了。”梦生显然不信，“如果你坚持这么说，那就当事实是这样吧！你打算报警吗？”

报警？他们没告她杀人未遂就很谢天谢地了。

荏瑜吸了吸鼻子，还是摇头：“没有必要，我个想再追究了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我确定。”

“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带你去一次医院，以免发生意外。”梦生拦腰抱起她，要往岸边走。

她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带她去医院，“我不要！”她大叫挣扎着，像条泥鳅般挣脱了他的怀抱。

“你别再任性了，我这也是为你好，要是你有了那两个混蛋的小孩怎么办？”

荏瑜嘴一撇，“怎么可能？”

梦生偏着头想了一下，最后终于决定，“好吧！我相信你没有被强暴得逞，但你也不能再待在这里。走，我们回去。”他伸手就要抓她。

但荏瑜却躲开了：“不！我不要回去。”

梦生不放弃的追着她，“别胡闹了，你是要把自己折磨死以报复我吗？”

荏瑜很讶异他会这么想，他实在太自大了，她想。

“别像个小孩子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良心不安的。”他说出重话。

荏瑜用水泼他，故作坚强的朝他扮鬼脸：“你臭关，我才不会为了你这个花花公子去自杀呢！”

梦生的表情像松了口气，“嗯！看不出来你还满聪明的，那你又是为什么不回去？”

“我就是不想回去，哪需要什么理由？”她实在想不出理由。

没想到梦生却趁她思考的时候扑向她。

她努力的扭动着，“放开我。”

梦生钳制住她的手皱眉，“你的精力为何这么充沛？力气也不小，你到底生的是什么病？”

荏瑜害怕的想——梦生察觉到她的不对劲了，怎么办？

她想逃，于是就直接张嘴往他的手上一咬，毫不客气的，没想到梦生竟没有推开她，只是皱着脸忍耐，害她愈来愈不好意思，最后索性放开了嘴巴。

“你为什么不躲？”

“咬我可以让你比较好过，你就咬吧！”

泪水盈满她的眼眶，眼前的梦生又变成了记忆中那个温柔的情人，让她的心流过一股暖流。

“吻我。”她想不住要求。

梦生立刻把她拥入怀中，温柔的拥吻她，火烫的唇划过她的眉眼，使她的心中泛起一股柔情，他想疼惜她呀！但，他能吗？

梦生的吻让她心醉神迷，浑身飘飘然的，理智也全部瓦解了，一双玉臂不由自主的缠住他的颈项，自愿陷人万劫不复的情网。

“抱我。”她迷蒙的要求着。

但梦生却摇头拒绝，“不行再拖延时间了，你病了，我们必须赶快回去。

“我好得很。”荏瑜赌气的说，双手不安分的拉扯他的衣服，“你不抱我，是不是怕修莱娜知道了会生气？”想起修莱娜，她的心里就有一团醋意直往上冒，纯然的嫉妒容不下他的拒绝。

“我是为你的身体着想。”梦生抓住她不安分的手。

荏瑜抬头用恳切的眼神望他，“求求你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希望有更多跟你在一起的甜蜜回忆。”

梦生看着她，久久不发一语，似乎在思考她话中的真实性。

“我的身体没事，真的，你别担心。”她偎进他的怀里，欲火焚身的动手剥下他的

衬衫，抚摸起他结实的胸膛。

手心下，她感觉到他有力的心跳正加快着，是心动了吧？“哦！管他的。”梦生低咒一声，拦腰将她抱起：“但是不能在这里，得找一个舒适的边方。”

荏瑜笑了，将头埋进他的颈窝，“都听你的，雷。”

梦生抱着她走进了林荫深处。

梦生轻轻地将她放倒在柔软的草地上。大地里躺着一个全身赤裸，伸手向他诱惑的女神，使他全身的血液急速窜流，再也无法控制。

梦生的手颤抖的剥除身上仅余的衣物，粗糙的手握住她洁白的小手，一股电流袭向彼此，强烈得让人几乎窒息。

梦生醺醉的压在她身上，像是沙漠上干渴的旅人看见绿洲，迫不及待的跃进池塘般。

“雷，你感受到了吗？”荏瑜屏息的低语。

是的，他感受到这股魔力，沉沦于这股魔力，像找着一生追求的宝贝似的，急着想要拥有她。他低下头，吞下她的唇，大手急切的滑过她的肌肤，敏锐的感受到她全身泛起疙瘩，雪白的肌肤浮现激情的潮红。

他忍不住拨开她的双腿，看进她迷离的眼底，这一刻不须言语，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而她也完全的信任他，把自己交给他。

就这样，他缓缓的将他的炽热推进她的密穴，达到完全的契合，而他也感受到她的紧窒紧紧的包裹着他，两个人都屏息的感受那股美妙的感觉。

“雷，谢谢你。”荏瑜眼中泛出感觉愉悦的泪。

他舔舔唇在她耳边低语，“也谢谢你，我的小人鱼。”并让臀部轻轻的律动……然后加快……再加快……

喘息声如鼓般急促响起，伴着两人舞向天际，在天地之间共同编织绮丽的梦。

激情过后，荏瑜心满意足的趴在梦生身上，静静的倾听他逐渐回稳的心跳，感受他温热的手掌在她背脊上来回摩擦。

多希望这一刻永不停歇。

“你的体温好像没那么高了。”梦生的声音带着迷惑。

荏瑜嫣然一笑，心中仿佛被幸福填满，“这都是你的功劳。”她低喃。

“呵！世上哪有这种治疗方法的。”梦生好笑的抬起她的下巴，望进她的眸里，  
“或许是你泡水泡出来的结果。”就像用冰枕退烧的道理一样。

荏瑜不怎么在乎自己有没有退烧，反正退了烧也不代表自己的身体不会再发愁。她此刻比较在乎的是自己在梦生心目中有地位。

“你喜不喜欢我？”就算不能结为夫妻，她也想在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“喜欢，你这个任性又大胆的女孩。”梦生捏了捏她脸颊，“满意了吧？”

反正他也只能在言语上稍稍满足她。

荏瑜微笑着，并轻轻点头，“那么你会不会永远记得我？”在她变成人鱼离去之后，在他正常的娶妻生子后，他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，想起他俩共同拥有的甜蜜？

“我不会忘了你的。”梦生轻轻撩动她的发，“怎么回事？你好像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了，要不要说来听听？”他隐隐的觉得荏瑜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但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她摇头，“没什么，你想得太多了。雷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研究人鱼做什么？”

她故意云淡风轻的提起。

“你说呢？”

最实际的答案当然是，“为了名和利。”

梦生苦笑一声，“这是最好的解释，也是最可以被大家认同及接受的，但实际上，我只是想知道人鱼是不是真的存在？”

“如果她们真的存在呢？你打怎么做？”荏瑜问得很认真。

梦生的眼光越过她，定在遥远的天边：“我想问他们那是不是真的？有没有让我弥补赎罪的方法？”

荏瑜听得一头露水：“什么是不是真的？而你又犯了什么罪？”

梦生拉回目光，拥着她慢慢坐起，再给她一吻，“我们该回家了。”

荏瑜嘟着嘴，“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？”她心中难过的是，因为自己在他的心中不够分量。

梦生拉着她站起来，并拿起她的衣服递给她，“那你又在隐瞒我些什么？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你想知道我的，就得先把你的秘密告诉我。”

荏瑜知道他不会说的，就如同她不可能把自己天大的秘密说出来一样。

于是她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接过衣服，再一件件的穿上，然后故作害羞的背对他，以免让他发现她异常的脚趾头。

咦？

“我的脚趾甲？”荏瑜惊喜的蹲下身仔细的看着自己的脚丫子，没错！她的脚趾甲真的回复正常了，就连她趾间的肉膜也不见了。

“你的脚趾甲怎么了？”梦生绕到她身前查看，“太长了吗？”

“万岁。”荏瑜突然大叫，高兴得跳到他身上紧紧的缠住他，热烈的狂吻他。

“嘿！等等。”梦生好笑的推开她的红唇，“我不反对你这么热情，但你总得告诉我，你在高兴什么吧？”

荏瑜朝他露出大大的笑容，“都是你的功劳，我现在知道了，你就是我的解药。”

两人步行回到家，荏瑜免不了的又挨了一顿骂。

不过许世贞在看到她退烧了，又是一副活蹦乱跳的健康样，这才打消带她去医院的念头。

荏瑜在兴奋之余，立刻跑到浴室放了满满一浴缸的热水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的脚趾伸进水里，深深吸一口气——哇！不烫。

她睁大眼，几乎不敢相信的，又连忙将另一只脚也放进水里，双脚一起泡在水里……真的一点都不烫哩！

她于是松了一口气，终于确定自己又变回正常的人类，而会不会真的是因为她和梦

生在一起才造成的？

荏瑜愉快的哼着歌走进书房找梦生，却看见他认真的不知在记录什么？虽然明知道不该在他工作时打扰他，但还是忍不住尝试：“梦生。”

他头也没抬：“我现在很忙。”

荏瑜失望的嚼着嘴，静静的在书房里流连，东瞧瞧、西看看，想要弄清楚他到底带了些什么过来？但时间久了，她也逐渐厌倦，可梦生却还是在书桌上孜孜不倦的研究着，唉！

看着满房间全是关于人鱼的东西后，她的心里又兴起了一个念头，她想了解人鱼！

“雷，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些关于人鱼的资料？”

梦生惊讶的抬起头来，“你不是不相信吗？怎么突然有兴趣了？”

荏瑜挺起胸膛，理所当然的胡扯，“人家还不是为了你！我想要了解你工作的内容，不行吗？”

“不是不行。”梦生深思的看向她，“只是，你可不能爱上我喔！你不傻，应该知道为什么吧！”他说得很认真。

这么残酷的一句话，他居然能说得平静，让她气死了，“哼！放心，我不会笨得去爱上你这个胆小鬼的。”

“我不是胆小鬼。”他苦笑。

“你本来就是。”她朝梦生伸出手，“给我。不论是手稿、小说或故事书都可以，就是别给我长篇大论的论文。”

梦生笑得灿烂：“当然，我也不认为你有那个耐心去读艰涩的论文。”

一页翻过一页，她没想到她一接触人鱼的传说就欲罢不能，愈看愈有兴趣。

她没料到世界各地有关人鱼的传说会有这么多！从古至今，有大多数人信誓旦旦的宣称自己亲眼目睹过，只是，如今科学家却坚称那只是他们的幻觉，错把一种体型臃肿、行动迟缓的鱼类“儒艮”当成了人鱼。

她再翻一页，是描述日本“八百比丘尼”的传说，叙述日本以前有一个渔夫在无意

间捕获了一只人鱼，结果使他的女儿误食人鱼肉，致使她女儿的寿命长达八百年。

荏瑜暗嘘了一口气，感到忧心忡忡。

依照这篇记录来看，人鱼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药，可以长保人们青春及美丽。

荏瑜苦着一张脸，恐惧的想到一群人类狰狞的拿着菜刀向可怜无助的她逼近，带头的两个人则又是梦生及修莱娜。

“我要青春、我要美丽，我要永远。”修莱娜尖锐的狂笑着。

梦生则是嘿嘿冷笑，“我之所以研究人鱼就是为了长生不老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你就乖乖的让我吃了吧……哈哈……”

她仓皇地后退，直到背后抵住一堵无形的墙，“不……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但残酷的人类却无视于她的害怕，挥舞着菜刀一起喊叫：“清蒸……红烧……生鱼片……”

砰！

荏瑜突然回过神，才发觉自己全身冒冷汗，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——凌晨两点整，刚才那关门的声音一定是梦生终于放下工作回房休息了。

她想跟他在一起！噩梦过后让她更想起他温暖的怀抱，就算他无意与她缠绵，那让她依偎在他身旁也就满足了。

主意既定，她抱着梦生的手稿，以及从抽屉翻出的钥匙，大大方方的打开客房直接进入，可惜正巧碰到梦生在浴室里冲澡。

她的眼光落到铺着淡蓝色床罩的床上，马上从容不迫的躺上去，打开床头灯，翻开梦生的手稿。边读边等待着他。

哗啦！浴室的门打开了。

梦生围着一条浴巾踏出了浴室，第一眼看见床上的不速之客，似乎有点愣住。

荏瑜朝他挥挥手，对他绽出一抹性感的微笑。

一股灼热的情欲同时焚烧着他俩。

梦生走向床边，低头浅尝一下她的唇，这种亲密让荏瑜笑得开怀，她轻点梦生的鼻子，衷心的道：“跟你在一起真是好快乐。”

“谢谢！那是对男人最大的赞美。”梦生拿走她抱在胸前的手稿，将它放在床头几，  
“为了回报你的赞美及主动，我会努力满足你的需求。”说完热唇压下，挑一边的触弄，  
激起了两人欲望的火花，这是他现在唯一能为她做的。

热情尚未烧退理智，他知道两人没有未来，他必须和修莱娜结婚，而荏瑜……唯一的选择就是遗忘他。

“荏瑜，你真的决定这么做？”

不再多说，梦生缓缓卸下荏瑜身上的衣物，一件、两件……两人互相凝望，有柔情……有欲望……就是没有希望……

荏瑜缓缓的投进他的怀里，不须要提醒，他的双手早已环上她的身，熟悉滑腻的肌肤再次在他的手下发烫，他想疼惜……想永远拥有啊！

“雷，不要忘了我。”

他点头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。”

这句话算是承诺，她笑了，主动献上红唇：“我真高兴认识你。”

梦生轻轻将她按倒在床上，看她柔似丝的长发被散着，像飞瀑般美好，他暗自将这影像刻在心里。

荏瑜的手臂缠向他，“爱我，雷。”

如她所愿，他炽热的唇划过她全身，来到她敏感的花蕊，伸出舌轻尝她的花瓣，深入且眷恋的徘徊。

刺激的麻痒像电流般直冲向两人脑海，令他俩忍不住呻吟出声。

“哦！不……不要……我……我受不了了，雷……”她弓起身子，想摆脱甜蜜的折磨。

但梦生仍不放过她，紧紧的箝制住她，仿佛非要她无法承受似的。

她以为自己就快要死了，她无法相信自己还能承受，这感觉……太太好了。“求你，雷。”她已分不清她求他的是什么？

梦生缓缓的抬头，眼中有着深沉的欲念，缓缓抬起身子贴上她熨烫的身体，巨大的

男性坚挺抵在她湿润花瓣的顶端，气息显得喘促不已。

她主动弓起身子，迎上他的身体，重喘一声，感受那相贴的亲密感，她刻意为这一刻放弃这个世界，甚至所有的一切。

“不要哭。”梦生用唇吞下她的啜泣。

月儿西斜，夜风沁凉的渗人暧昧的空间里，仿佛感染到房内的热情般，气氛也变得温暖了。

良久，荏瑜疲累的躺在他的臂弯中，伸出手指在他的胸膛上书着圈圈，决定质问雷一个困扰她甚久的问题，“你的未婚妻就住在隔壁，你为什么不搬过去和她一起住？”

“你希望我搬过去吗？”梦生懒懒的反问。

“不是。”她急忙强调，“我只是好奇，未婚夫拒绝与未婚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似乎不太合理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。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你讨厌她。她很骄傲、很跋扈、很无理取闹。”荏瑜愈说愈有劲。

“没这么夸张。”梦生轻敲她一记响头，“她没这么糟，我并不讨厌她，她只是比你更会缠人罢了。”

荏瑜不悦的嘟起嘴巴，“那你是喜欢她罗？比喜欢我更喜欢她吗？”她的手不客气的扯着他的头发。

梦生并未动怒，“你们女人就是这样。”

“说嘛！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她？”她真的很想知道。”

梦生耸耸肩：“和你在一起愉快多了，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”

不满意，但勉强可以接受：“那你取消跟她结婚，跟我在一起好了。虽然我家的财力不比肯特集团，但也不穷啊！我爸妈认识很多人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们都会尽力帮你的。”

梦生认真的凝视着她，脸上全无笑意。

“到底好不好嘛？”

梦生突然坐起身，冷淡的下床，穿上睡衣，“我承认跟你在一起很愉快，但如果你想找丈夫，我奉劝你还是去找别的男人吧！”

荏瑜一脸伤心的也跟着坐起：“你就这么想娶修莱娜吗？”

“这跟我想不想无关，重要的是肯特家族可以给予我最大的帮助，让我完成工作。”

“什么工作？证明美人鱼真的存在海里吗？”荏瑜气恼不已，“你想证明这个做什么？名利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还是你想研究吃人鱼的肉看是不是真的能长命几百岁？”

梦生冷静的看着她，为她的话感到讶异，“错了，全都不是。”她的这种说法实在荒谬。

“那你倒是说清楚呀！”荏瑜不放弃。

梦生困扰的偏头去看窗外的夜色，“是为一个很愚蠢的理由。为了一个我认为我爱过、却又不小心将她害死的一个女孩。”

“什么……”她感觉到体内的醋意翻腾，不敢爱人的梦生竟曾经爱过一个女孩？

梦生却摇摇头，“算了，那是一个曲折又愚蠢的故事，你不会想听的。”

“我想听，我喜欢曲折又愚蠢的故事。”

梦生还是摇头，转身走向门口，“还是算了，即使我说了，你也不见得会相信。”

“我相信！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相信。”只要他说出他欣赏的那个女孩的的优点就行了。

梦生旋开门把，转头丢给了她一个无奈的微笑，“很久很久以前，我爱上了一个美人鱼。我回书房了，晚安。”

门砰的合上。

荏瑜张大嘴，看着闭上的门，分不清自己是惊是喜，或者两种都有？

哇！梦生曾经爱过美人鱼，那是不是代表他有可能爱上另一条美人鱼——

她？只是问题是她现在正常得很，看起来与一般的人类无异，这样的她会真的如那两条人鱼所言的，变成人鱼回到大海吗？

她很怀疑。

鱼水偷欢

## 第五章

荏瑜又例外的晚起了。

都怪梦生昨晚向她说了些奇怪的话，让她苦思了上整夜，而他又锁了书房的门，拒绝她进一步的探询。

一早起来，她就十分困顿疲惫，但还是勉强坐上餐桌，吃着林嫂精心料理的蛋卷、豆浆以及甜甜圈。

不多久，梦生也加入吃早餐的行列，但由于她记恨着他昨晚锁了书房，还故意把房门钥匙拿走，不让她进门，所以她拒绝主动和他谈话。

餐桌上的气氛沉闷，荏瑜的目光时常恶狠狠的扫向梦生，而梦生却是偶尔若无其事的掠过她的怒容，好像看不出来她在生气。

叮咚！叮咚！门铃响起。

林嫂匆匆自厨房走出去应门。

“早安。”修莱娜的声音刺耳的响起。

荏瑜和梦生吃食的速度立刻加快，但仍密切注意着修莱娜的动静。她用眼角瞥见修莱娜舞着妖娆的身躯，翩翩飞至梦生身旁的位置，顺手搭上他的肩膀，另一只空出的手则拿出梦生盘中的甜甜圈，“我肚子饿了。”樱桃小口一小口一小口的咬着。

荏瑜隐忍着，尽管额上青筋浮跳，她还是压下了怒意。

林嫂递给她一份同样可口的早餐，微笑的说：“小姐，这份给你吃，不用跟梦生抢着吃。”

可惜修莱娜听不懂国语，马上慵懒的问梦生，“亲爱的，这位姥姥在说什么？”

梦生面无表情，“她叫你别老是抢我的早餐吃，否则我运早会饿死的。”

荏瑜微笑了，有些惊奇梦生也会占别人口头上的便宜。

修莱娜轻笑，伸出指头戳了一下他的胸膛，“我怎么舍得让你饿死？”她将她的早

餐放到他面前，“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。”她眉儿一挑，得意的向荏瑜示威。

荏瑜装作没听到，故意用标准的国语说：“这个女的几岁了呀？怎么像个小孩似的？”

“二十五了。”梦生露出开怀的笑容，仿佛心有戚戚焉。

他们的谈笑风生让修莱娜气恼极了，她不满地转过梦生的头，“这个女孩是在嘲笑我吗？雷，不要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说话，那会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，我不喜欢。”

她不高兴的问，并严肃的强调，“不管她说什么，你都不能相信，因为你是我的，吻我。”她的玉手缠住他颈项，迅速吻住他。

荏瑜吃惊的看着梦生全然毫不抗拒，而且看起来还有些享受似的。

她不由得想起她父亲所说的，梦生是个来者不拒的男人，或许是因为这样，任何女人要他吻他就吻，要他做爱他就做，除了——结婚以外。

如果真的是如此，那她算什么？

荏瑜霍然站起，绕到对面，硬生生地将拥吻的两人分开，不甘示弱的望着梦生的眼睛，“吻我。”并自动压下唇和他的贴着。

果不其然，梦生毫不抗拒的双手绕至她的脑后扶着，如她所愿的品尝她的朱唇。但他纯粹只是冷冷的相贴，少了猛烈的热情。

荏瑜的心跌至阴暗的谷底，她霎时明白自己在梦生心中或许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地位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修莱娜的怒声响起。

荏瑜在修莱娜出手阻挠前自动推开他，讨厌自己的痴情，也恨他的滥情，在看到和平静的蓝眸时才警觉到自己的愚蠢、她竟天真的认为自己对他而言是特别的。

荏瑜突然也同情起修莱娜了，她用英语开口，“修莱娜，你应该知道雷跟我是情人吧？”

修莱娜扬起一连眉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荏瑜很惊讶修莱娜的反应，这对未婚夫妻实在太奇怪了。

“雷不爱你，还到处玩女人，难道你不在乎？”

修莱娜耸耸肩，“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我早就知道雷谁也不爱，甚至不爱他自己，唯一一只钟情于不存在的美人鱼。”说完还哈哈的轻笑。

荏瑜有瞬间迷惑于她的话，但旋即又甩开思绪大声问：“那你又为什么要跟他结婚？”

修莱娜脱了她一眼，占有性的偎进他的怀里，“当然是因为他有魅力喽！而我最喜欢看像你这种笨女孩，想要却偏偏要不到的蠢样。”她的轻笑转为刺耳的得意狂笑。

荏瑜此时才终于明白了。

梦生需要肯特集团的财力，而修莱娜则要炫耀，两人各取所需，所缔结的婚姻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“修莱娜，雷可不是花瓶，他是人耶！”荏瑜吼道。

“当然不是，雷比花瓶有价值多了，他是上帝最好的作品。”修莱娜理所当然的道。

荏瑜不以为然的望向梦生，“梦生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宁愿娶一条鱼也不会让自己跟个怪胎绑在一起。”她毅然决然的迈开大步、急需一个地方发泄胸口的闷气。

梦生没有出言慰留，只是沉默的看着她的背影离去。

荏瑜望着广无边际的大海。

“雷是笨蛋——大笨蛋，我是白痴——大白痴，修莱娜是变态——大变态。”

她足足喊了二十分钟，心中的气才消了大半。郁闷是没了，可是却觉得空虚起来，幸福的感觉离去了，心头荡进了丝丝的哀愁。

她颓然的坐倒在沙滩上，不由自主地哀声叹气。

她实在是个大白痴，明明知道他的滥情，却无法抗拒他的温柔和天生的魅力，她心中的眷恋并没有因此而消失，只是自我厌恶的感觉不断的扩大。

“唉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”一个声音冒了出来。

猛回头，只见几天前她遇见的那个小男孩从她身后不远处踱步而来，脸上的表情像是有感而发，一个小孩因感既而说出这样的句子，也实在太吓人了。

“别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，这样是不对的。”男孩严肃的瞅着她，摇头晃脑的道。

荏瑜讶异的睁眼看着他，莫非这小男孩知道她在想什么？不可能吧！

小男孩逞自与她并肩坐在沙滩上，“大海很美丽、很自由，你不想回去吗？莉蒂雅。”

“你叫我什么？”荏瑜吃惊的大叫，双眼怵然睁大。

小男孩平静的转头向她，“莉蒂雅。”

莉蒂雅是人鱼唤她的名字，说是她前世的身分，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啊！

可这少年老成的小鬼如何知道这个名字？

“你是谁？”想必他不是普通人，而他多少也跟海有些关系吧？

“普士顿。”小男孩的视线转向海。

希腊神话里的海神普士顿？

“你是海神？”荏瑜的口气净是不相信。

她的问话惹来小男孩的一阵轻笑，“你真是愚蠢呀！老是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。”

说着说着，小男孩在一瞬间长大成十七、八岁的美少年。

荏瑜看呆了，张大的口灌进了海风。

美少年回眸一瞥，“不幸会让你逐步变成人鱼，或者当你愿意回到大海时，自然也会蜕变。”

荏瑜把他的话听了进去，结结巴巴的问：“为……为什么？是……是你……你造成的吗？”

美少年优雅的偏着头说：“没错，算是数千年无聊日子的调剂吧！”

也就是说，他把她当成开心果！

“我一定要变成人鱼回去吗？”深沉的大海对而言她是陌生的世界，莉蒂雅的一切她并不了解，虽然拥有同样的灵魂，却没有相同的记忆，严格说来，她们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人。

“如果你觉得人类的生活比较幸福的话，就不必回去。”美少年的视线又转向大海。

这么说她还是可以留下来罗？于是她高兴了起来，突然又想到自己难得见到海神，于是问：“海神呀！你知不知道有个叫雷的男子，他对人鱼族很有研究，金发蓝眼……”

“他是你的爱人，不是吗？”

荏瑜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声，“可不可以请你帮助我，我想跟他结婚？”她的眼中满是期待，当他是神灯精灵，试图许下三个愿望。

“你死心吧！我从来不管人家的婚事。”

“但……不能破例吗？”荏瑜失望的嘟起嘴。

“我已经对你破例了，我本来也不管人家的生死，若非看在你父王苦苦纠缠的份上……”

真是奇怪的海神！什么事都不管，那不就闲闲没事干了吗？

“那你可不可以叫只人鱼出来让雷瞧瞧，你应该知道他对人鱼的狂热。”

这件事若成功，梦生一定会对她心怀感激，另眼相看，最好来个以身相许。

哈！

“那你何不自己变身让他瞧瞧？”

想到那种情况她就心生恐惧，“不行！如果他把我抓起来做实验怎么办？”

美少年翘起了嘴角，“你也太异想天开了，他的目的并不是这些。”

“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研究人鱼？”

“你应该自己去找出答案。”

“我自己去找？”

美少年摇头，缓缓站了起来，低头给她一个忠告：“想要幸福就利付出信任。”

“雷是可以信赖的人吗？”荏瑜很怀疑。

“至少他不会伤害你。”他抬头望向蔚蓝的天空，“尽量别用你体内的匕首去刺人类，因为那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变化。”

这让她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刺伤了一个不良少年，“会死吗？”她忐忑不安的问，胸口有一团浓浓的罪恶感。

“不会，但会让人变身？”

“变成人鱼吗？”她屏息等待，心想其实那也不错，她可以刺梦生，把他也变成人鱼，那么他俩不就可以在海里长相厮守了？

“不！”美少年轻吐，“会变成显示其心性的生物。”语音犹缭绕，但人已随风消逝无踪。

“等等，我还没问清楚呢！”荏瑜呼喊，不甘心的站起来左右张望寻找。景象依旧，只是神踪已杳然。

荏瑜带着困扰自海边回来，一开门便看见玄关处摆了母亲的两个大行李箱。

她正在茫然时，许世贞已经从屋内仓皇奔出，手上拿着一堆文件。

“妈，我们要回去了吗？”荏瑜惊讶的问。

“不！我要出国，马来西亚那边的工厂出了状况，我得赶过去处理，最快五天回来。”许世贞边翻着手上的资料说。

今年好不容易有个假期与母亲共度，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母女俩就要分道扬镳了，使荏瑜心中产生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，毕竟今年不同于往年——她极可能会蜕变成人鱼远去啊！

“妈，你能不能不要去？”

许世贞惊讶的停下动作望向荏瑜，“乖女儿，你怎么了？舍不得我走？”

她露出宠溺的微笑向前，慈爱的在她额头印了下轻吻，“你也长大了，得学着照顾自己，不是吗？更何况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

荏瑜点点头，有些难过的硬咽着，“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，如果回来时看不到我，也别大伤心。”她意有所指的说着。

许世贞轻敲她的头，“小傻瓜，你说什么傻话；又不是生离死别。”

但她就怕是生离死别啊！

“妈，我爱你。”她衷心的说，怕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。

许世贞露出受宠若惊的表情，然后高兴的笑开了，“哟！你迷恋雷迷恋到讲话都变甜了吗？”

“哎呀！人家说的是真心话嘛！”荏瑜不依的抗议。

“好，妈妈知道。”许世贞疼爱的揉了揉她的头发，许世贞提起一只皮箱，“帮我搬到车子上吧！”

母亲走了，梦生又老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百无聊赖之下，她只好待在客厅看影碟。

哇！多么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古老爱情故事呀！

梁山伯为祝英台形销蚀骨而终，祝英台为梁山伯哭墓，誓言愿同死，是他们的真情感动了神明吧？所以天动地裂，梁祝尸身同处，魂魄化为彩蝶相伴飞向天际……

看得她两颊泪痕斑斑，直感叹自己没有祝英台的好运气，而梦生更不似梁山伯般的痴情，不可能为她病相思，更不可能生同寝死同穴，她好悲情啊！

铃！铃！

林嫂匆忙走过去接电话，“喂！这里是梅……啊！阿祥，别急，慢慢说……什么？阿娟难产……好，我知道，我这就过去……”喀的挂掉电话，林嫂迟疑的转身，“小姐，对不起，我……我媳妇她……”

“你去吧！”荏瑜体谅的说。

林嫂松了口气，但却还是有些不放心，“可是，晚餐……还有那个雷……”

“放心，他不会害人的。待会儿肚子饿了，我们就到外面吃，别担心。”

呵！最后竟然变成孤男寡女同处一屋！而变态的修莱娜也没有上门来搅局。不过，荏瑜对这样的独处并不感到特别兴奋，因为就算她与梦生有再多次的热情缠绵，似乎也改变不了他娶修莱娜的决心，荏瑜不禁为自己感到不值得。

荏瑜按着遥控器，换下另一个影片，正看着……

“梅荏瑜！”

梦生震天般的呼喊传来，骇得她全身一震，手上的遥控器也掉落地上。

她抬起头，看见梦生怒气腾腾地站在楼梯口瞪着她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忐忑不安的问，暗自猜想所有不妙的答案，最后落在——  
他终于发现匕首不见了？

惨了！她紧张的用力吞咽着口水，看他大踏步而来。

“我的匕首呢？”他问。

荏瑜的心跳几乎要停了。

“什么匕首？”她只盼望自己笨拙的说谎功夫能瞒得过他。

“别装了，就是生满铁锈、看起来非常古老的那一把，你看过的。”他不高兴的说。

“我是看过，但是我没有拿它。”是它自己跑进她身体里的，不干她的事。

“除了你还会有谁？你是除了我之外唯一看过的人。”

拜托！她宁愿不曾有过那份荣幸。

“修莱娜呢？她也进去过书房，不可能没动过你的东西吧？”荏瑜站了起来，不平的叫嚣着，很生气他竟把她当成头号嫌犯，虽然，她确实是“凶手”。

“她才不屑去拿那种破旧的东西，她只对我感兴趣。”

“我就会看上那把旧匕首了吗？”她气极败坏的挺起胸膛，“那把匕首对我根本没有用处，我要它干嘛？”

梦生严肃的提起她的衣襟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荏瑜，别装了，匕首在哪里？”他直觉就是知道是她。

荏瑜心慌意乱。心脏砰砰直跳，紧张得连连吞口水，还心虚的移开目光。

“我.....我不知道。”

“说谎。”梦生更逼近她，“匕首到底在哪里？”

荏瑜觉得自己快窒息了，于是从命的投降，“在我体内。”

“说清楚！”梦生不高兴的摇晃起她来。

她被晃得头昏眼花，使得她激动的重申，“它溶化了，然后渗进我的身体里。”

梦生听了大笑一声，并更用力的捏住她的肩膀，“你以为我会相信这么荒谬的谎话

吗？”

他不相信？

荏瑜感到悲从中来，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，虽然她有预感他不会相信，但冷硬的话语从他口中说出来还是十分伤人，让她气不过的想还以颜色。

“荒谬的人是你！你凭什么认为人鱼是真的存在，而匕首溶进我体内就是假的？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。”

啪！梦生竟在她凝脂般的颊上留下红红的五爪印，痛得她落下泪来。

“你打我？”她捂着脸颊，伤心欲绝的瞪着他。

“荏瑜，对不起——”他想察看她脸上的伤痕，伸向她的手却被荏瑜挥开。

“不要碰我。”她叫道，一边后退，“是！匕首是我拿的，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你以为我喜欢吗？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喜欢，我讨厌那把匕首，它让我陷入麻烦中，但你竟然还打我，你去死好了。”她气愤的转身，跑上楼，把自己关在房间，哭倒在床上。

梦生在门外敲着门，“荏瑜，请你开门好不好？别哭了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”他好后悔，就算荏瑜真的有错，他也不该出手打她。

荏瑜拿了本书丢向门板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

“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我不相信你、也不会原谅你，你走！去找修莱娜，搬去跟她住好了。”

许久，门外寂静无声。

梦生认真的思考着她的话，如果她恨他，那将来他离开时，她就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。为了让她恨他，他决定顺她的意去找修莱娜。

荏瑜涕泪纵横的抬头，试探性的唤他，“雷？雷，你在外面吗？”

难道梦生真的听了她的话去找修莱娜？

荏瑜急忙奔至窗边察看，果然看到梦生正朝着往修莱娜的房子的道路走去，气愤之余，她将头伸至窗外大叫：“雷，你这个笨蛋——”梦生停了下来，平静的抬头看她，摇头一叹。

由于距离太远，荏瑜没能看见他眼里的哀伤。

“我好命苦呀！”她再度扑回床上，任由泪水沾湿床被，抽抽噎噎直到深夜，哭着哭着竟坠入了梦乡。

她不知道，梦生竟待在凄冷的海边思索了一整夜。

她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眸，茫然的站坐在塔楼房间的窗边，她希望自己可以什么都不想，但远方蔚蓝的大海激起她阵阵的哀愁，耳边响起的欢笑声在提醒她的美梦破碎了，她心爱的王子就要和公主结婚了，而她的死期也不远了。

“英格丽？”

她转头看，优雅的公主正微笑的踏进她的房间，基于礼貌，她向地领首招呼。

公主走到她身旁，和她一样眺望窗外的风景，“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传闻，大家都很喜欢你，尤其是王子。”

她毫无反应，连眼皮都没掀动一下。

“英格丽，你爱王子，是吧？”

她缓缓转过头，对上公主了解的眼眸，却佩服起公主敏锐的观察力。

“我看得出来，你爱王子，而么爱得非常深，并不是王子以为的只是兄妹之情。”

她听得脸色惨白。

“但是你们之间差太多了，他是王子，得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为妻，为了他的国家及人民，他不能娶一个身世不清的女人为后，你明白吗？”

她的心猛地抽病了一下，竭尽所能的不让泪水全下来，像个木偶般僵硬的点点头。

“你能了解实在是太好了。”公主握住她的手，“希望以后我们能快乐的生活，我会帮助你忘掉王子的，相信国内有很多配得上你的男子，我和王子一定会让你幸福。”

她的心落至最阴暗的谷底，怎么也爬不起来。

“你是王子最重视的妹妹，当然也是我的妹妹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，我和王子都会保护你的。”

看似仁慈的安慰，却是极端残酷的伤害。

她已经放弃了无望的求生，只是静静的等待他们的婚期到来，还有她的死期，她似乎感觉到身体已经变得轻飘飘的，仿佛迫不及待的要变成七彩泡沫，飘散在海上……

被刺眼的阳光照射醒来，口中竟尝到咸咸的滋味，这才想起是昨夜流下的泪痕。

茱瑜呻吟一声，慢慢坐起，然后转往镜子的方向，预期会看见双眼哭得又红又肿的自己。

咦？

镜中的女孩是谁？

但是，房里除了她还有谁，只是，她怎么可能会变成如此样貌？披肩的黑发竟在一夕之间长及腰，颜色还染成如玉米穗般的金黄。为了证实镜子里的是事实，她捞过发丝看。

天哪！是真的，她的头发变了！

她马上紧张的跑到镜子前仔细瞧，想看看全身上下还有哪些地方不同于以往？脚趾甲又不见了，脚趾间的肉膜再度长了出来；脖子后、头发遮盖处出现了六个成一排、长的四公分的细缝，不会是鳃吧？

但她现在呼吸却正常得很，她真的不确定自己是什么了？

“天哪！怎么办？”她难以接受的瘫坐在地上，惊慌的暗忖这绝对不是最后的结果，但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变化呢？

她看着自己的双腿，想起人鱼的下半身是尾巴，那不就代表她目前的双腿将会接合，然后变、变、变，变得她再也不能走路了，只能摆动下半身在水里前进。

想到此，她是又害怕又难过，滂沱的泪水又落了下来。

但老哭也不是办法呀！如果被人瞧见了她哭过副模样怎么办？林嫂或许容易骗过，但那个狡猾的梦生可不是那么好唬，她必须想办法掩饰。

于是她边哭边找袜子穿上，将变了颜色的头发藏在帽子里，再找件高领的衣服穿，

大功告成，荏瑜站在镜子前一瞧，看起来的确很正常。

她顺手抽了几张面纸擦眼泪，拿着皮包就要出门，她想去美容院将头发染黑，打定主意，她便匆忙奔下楼，经过电话时，电话铃声正好响起——

鱼水偷欢

第六章

“喂！荏瑜，是老爸啦！”

听到亲人的声音让她悲从中来，“爸！”泪水又开始泛滥成灾。

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该不会是雷吧？”梅笃邦的声音一下子拔高。

荏瑜夜咽的摇头，“不……不是，爸……你可不……可以马上回来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想你。”

“我这里正忙着，大概要再过个一星期才有空。”梅笃邦为难的说。

她已经是生死交关了，而她老爸还在计算何时才有空？

“爸，你再不回来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别吓我呀！”梅笃邦有些慌了。

荏瑜吸了吸鼻子，“我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可活了。爸，你再不回来，我们就再也见不到面了。”再也受不了这悲伤的离愁，她挂断电话，飞奔出这间空无一人的屋子。

荏瑜回来时已是黄昏时分。

看来去远一点的地方整发是对的，至少引起的骚动不会太快传到这个小镇。

除了她之外，没有人能拥一头看似细柔，摸起来也软如丝绸的秀发，却坚硬的卡断两把美容院的剪刀，害她脸色大变，赶紧逃之夭夭。

后来她装作若无其事的到另一家美发院要求染发，结果试过四、五种染发剂，都像水喷上头发一般，只是潮湿，丝毫不见任何效果，为了避免引起怀疑，她只好再度逃之

天天。

最后只有戴假发一途了。

她一打开家门，闻到熟悉的饭菜香，心头立刻升起了一股暖流，她明白是林嫂回来了。她用手拉了拉头上的假发，确定戴牢后，装作若无其事般的走进厨房。

“哇！好香，我又有口福了。”她拿起一块牛肉放进嘴里，“好好吃喔！”

林嫂笑着摇头，“小姐，你这样子是会被人家笑的。”

荏瑜耸耸肩，“无所谓！对了，你媳妇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，生产顺利。”林嫂挥动着锅铲。

“太好了。”她衷心的说。

“对了，告诉你一件奇闻！我媳妇生产的那家医院，有一个得了怪病的年轻病人，听说他本来好好的，却在附近的山里玩时，被鬼在肩膀上刺了一刀，结果发了高烧，然后外表就开始变形了，脚缩得像青蛙腿，头也变大了，嘴巴更裂了开来，听说那副模样就像只癞蛤蟆一样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”

荏瑜听得浑身一震——年轻人变成癞蛤蟆！

她知道林嫂口中的“鬼”就是自己。

记得她在海边偶遇的海神曾说过，被她体内那把匕首伤到的人类将会“变身”——会变成显示其心性的生物。

那个年轻人一定是企图非礼她的不良少年，被她的匕首所伤之后，因为他心胜丑陋得像癞蛤蟆，所以才会变成世界第一号癞蛤蟆，真是活该！

既然是活该，可她为何又隐隐觉得不安及愧疚？

“我刚刚也有说给梦生听，但他还没听完就跳起来冲出去，好像很高兴，不知道他在高兴什么？”

她知道梦生在高兴什么，荏瑜恐惧的想道。

梦生一定是在高兴人类既然可以以变成癞蛤蟆，那也可以变成人鱼吧？

“吃饭了。”林嫂端上最后一道菜说道。

荏瑜根本没有食欲，心情低落的摇着脑袋，“我吃不下。”

“你的脸色很不好，是不是生病了？”林嫂试探的伸手贴向她的额头。

“哎呀！你又发烧了，我带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”

荏瑜拿开林嫂的手，“不用了，我去床上躺躺就好。”然后转身孤单的走开。

“不行！我看还是打电话叫个医生过来帮你检查好了。”

荏瑜火大了，她恨透了医生，“我说不用就是不用，若是被我看到医生来，我就离家出走！”她用力地踩上楼梯，听起来很有精神。

她一连写了两张诀别书，一张给老爸，一张给老妈，满篇都是她的肺腑之言，字字句句都是她的血泪，薄薄的两张纸因为她的泪水都皱了。

封好了信，她开始整理行李，她收拾得很快，怕的是被梦生逮住，她希望来得及在他到达前逃开。

窗外传来一阵车子的引擎声，是梦生回来了吗？她得赶紧加快速度。

“林嫂，荏瑜回来了吗？”是梦生的声音。

“回来了呀！她在楼上休息。”

此刻，她突然恨起林嫂的诚实。

梦生踩着楼梯上来，往她的房间走来。

叩！叩！

“荏瑜，是我，你开门好不好？”

她很自然的摇头，“不要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。”手上则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动作。

“荏瑜，我想……昨晚你说的或许是真的。”

他现在当然不得不相信了，他看到那只癞蛤蟆，知道那就是那天企图非礼她的人，被她不知从哪里拿来的匕首刺伤了……她才不会使得帮他开门。

“开门，荏瑜。你现在需要帮助，让我帮你。”他好后悔曾经伤害她。

荏瑜无动于衷，将行李往窗外丢，朝房门做了个鬼脸，深深吸了口气爬上窗台，再

用力一推，跳上了屋旁的树，俐落的往下爬，捡起了行李后立刻飞奔离开。

“荏瑜？”梦生的叫喊声，震天的传来。

她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回首，或许是最后一面了，她见到他正从她房里的窗户探出身，脸上的表情像是极度担心似的。

“回来啊！没有事情是不能解决的。”他想帮她，经由医院的那个变形的年轻人的叙述中，他已经明白荏瑜不是普通的人类，虽然荒谬，但世界是无奇不有的。

荏瑜不相信他。

她狠下心的转过头，咬着牙又开始跑了起来，头也不回的跑进森林中。心中不舍的情债又化做泪水窜了出来。

“荏瑜，别跑。”

梦生的呼喊自后方远处隐隐约约的传来，他在追逐她，他是不愿让这个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跑掉吗？

于是她更努力的跑，虽然她跑的速度比不上他，但至少她还有一个优势，那就是她比梦生更熟悉附近的地形。

海浪澎湃的卷上岸来。

她缩着身子与在岩石缝里不吭声，竖着耳朵倾听颶颶风声、汹涌潮声之外，断断续续传来人声呼喊。

“荏瑜，你出来，让我了解你的情况，我很担心你。”他真的认为她有了很大的麻烦，而且起因可能在他那把匕首上。

她该不该相信他？但她没有胆量回应。

“你不可能躲一辈子的，别忘了你爸和你妈会有多担心。”这次的声音更近了。

如果爸妈此刻看到她，恐怕会心脏病发吧？

“出来，别躲了，我对昨晚发生的事很抱歉，我知道我不该不相信你，但那实在是因为超出我的理解范围，我很抱歉，现在我很担心你的身体情况，拜托你出来，让我知

道你无恙。”

他是真的关心她吗？渴望得到答案的心好痛。

荏瑜悄悄的探出头看向沙滩上，只见梦生张嘴大喊着，左右张望的寻找她。

“荏瑜，别再固执了，你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会生病的，快跟我回去，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，我都会照顾你的。”

“说谎，你只会把我关起来，就像开动物一样。”她低语，藉以警惕自己不能心软。

“你不信任我吗？荏瑜。”

“没错，我不信任你。”她低声的道，发觉脸上凉凉的，伸手一抹，才发现那是泪水，“我怎么哭了？”她想不明白，又很自己的软弱。

“荏瑜，我不仅你不相信我，因为是我辜负了你的爱，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，难道我们不能只做朋友吗？”

朋友？哼！

荏瑜直觉得心碎成千万片，片片堕入万丈深渊。

如何做朋友？毕竟他们曾火热的缠绵、甜蜜的相拥过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期望他爱她啊！

“荏瑜，你出来好不好？除了爱你。跟你结婚外，无论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。”

她紧紧捂住嘴巴，以免忍不住哭出声来。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么残酷的宣告这个事实。

“荏瑜，别再为难自己了，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，别一个人独自承受，别像她一样让我后悔终生。”梦生几乎是嘶吼道。

“她”是谁？是谁让梦生这么在乎？难道就是她让梦生不敢再爱？

她想知道！于是她冲动的沿着岩石慢慢往上爬。

“你听到了吗？荏瑜，回答我，让我帮你。”

“我听到了。”

她站在高高的岩石上面对着他，脚下的一端是沙滩，另一端则是深幽的海洋，背后

则高挂着拥抱黑暗的明月。

“荏瑜？”梦生惊喜的奔向前，“你终于肯见我了。”

“别过来！”她警告道，身体往海的一端靠，“你再过来，我就跳下去，把自己淹死。”

梦生停住脚步，不断的摇头，“荏瑜，你不会那么傻的。”

“哦！是吗？”她更往海的一边靠，浪花一阵阵溅在她的脚上，“你刚刚不是说后悔不相信我吗？现在怎么又不相信我了。”

“荏瑜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？哈、哈、哈！”她嘲讽的笑了起来，“都是你带来的灾难，你和你的那把宝贝匕首彻底的改变了我。”

是月光照映的关系吗？

他的脸似乎更加白皙，表情也显得异常哀凄，像是恨自己无力改变悲剧的发生。

不，不可能的！

“荏瑜，告诉我，把所有的经过说出来。”

“你想知道？可以，不过你要先告诉我，那个令你后悔一生的女人是谁？”

“什么女人？”

“你还装蒜，就是你刚刚说的，要我别像她一样让你后悔终生，我可是听得很清楚，你别想赖，快说出来呀！”

梦生沉默了半晌，脸上阴郁难测，深深的叹息，“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故事了。”

“不管它有多久，我只想知道她为什么让你那么在乎？还有，是不是她的关系才让你不敢爱我？”

“知道了又如何？改变不了任何事的。”

“你到底说不说？”荏瑜不打算放弃。

“我爱上了一个人鱼。”他直言不讳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但为了我的家人，我不能明白的表示我爱她，然后，我娶了另一个家人认同的女

人为妻。”

“你结婚了？”荏瑜非常惊讶。

梦生并没有理会她的问题，自顾自的说：“结果我爱的人鱼自杀了，她因伤心而死。”

“跟我的情形很像，”她冷笑道：“你背弃了爱你的我，再与对你有帮助的女人结婚，你一错再错。”

梦生的脸色又青了几分，惨然的像是顿悟自己犯了大错，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为了你这种臭男人自杀的，我只会离开，因为——”她一把将假发扯下，金黄色的发丝立刻倾泻而下，随着海风飘荡着，“我已经不再是人类了。”

她大声的宣布。

梦生的表情十分震惊，“为什么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”

“你想知道吗？”荏瑜斜睨着他，语气变冷，“你想拿这件事去宣扬吗？”

他连忙摇头，“不！你怎么会以为我……”

“不然还有其他的答案吗？”她大声抢白，“难道你不想割我的肉来吃，好让自己长生不老吗？”

“不！”他断然否认。

“很抱歉，我不会帮你的。”准荏气愤的瞪着他，“我不会让你把我关起来展示的，即使我笨得爱上了你这个坏蛋。”

“你爱我？”梦生摇头，“别这样，爱我只会为你带来不幸。”因为已经有前车之鉴了。

“我已经看到了。”她歇斯底里的冷笑，“我已经尝到愚蠢的苦果，瞧瞧我变成什么？呵！非人非鱼的怪物。”她高举两臂，抬头望向满天繁星，身子不由自主的旋转，嘴里逸出近似疯狂的轻笑，“我是个怪物，再也不能穿制服去上学，也不能跟死党逛街买衣服，海里没有电视、电影、冰淇淋……”

“荏瑜，下来，危险啊！”梦生担心的吼道，好怕她掉进海里，于是趁她不注意时

迅速靠近。

“呵！想抓我？”荏瑜朝他诡异的一笑。

梦生立刻警觉的停住，“不！我只是想带你回家，然后帮助你。”

“你说谎的本领真高明，可惜……”她摇头，“我再也不能相信你。雷，永别了。”  
她让自己往后倾斜……在她眼中，星星和月亮变得特别黯淡。

“不，不要。”她听到梦生凄厉的叫喊，好像很害怕她一去不返似的，她转头看了他最后一眼，很欣慰梦生的表情看似很悲伤，像是跟至爱永别似的，但她知道他的悲伤是短暂的。

扑通！

她感觉到海水正一寸寸的吞没她，她过速的往下沉，没有一丝挣扎，她可以看到月光照在海面上，兴起一缕缕蓝色的波光，很温馨、很安详的光……她落在柔软的沙上静静的躺着，脑中一片昏眩，她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堕入梦中？

她并不感觉呼吸困难，即使鼻子不若已往的在呼吸，可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，或许是她头后的那些“鳃”在作用吧？

不知梦生现在如何了？他是否感觉后悔？此时她心中虽然有一丝复仇的快感，但更多的是与他别离的不舍。

然后，她看见了他，他也跳下了海，奋力的游向她，张大的嘴不停的问，像在呼喊什么？可惜在海水里，声音是很难传递的，可是她真的很高兴他会随着她跳下来。

她觉得自己好像在作梦，梦生怎么可能像英勇的王子般拚命的要解救她？

也只有梦才能那么美，蓝色的波光映衬着英勇的梦生，这美……足够她回味一生了。

“荏瑜，把手给我。”

她好像听见他的叫声，迷醉的她，听话的举起手……快了……他的手就要接触到她……

突然，一个黑影掠过，阻止了梦生的接触，然后又是个黑影撞向梦生，把他撞远了一些。

她看清楚，那些黑影竟是海豚，不是一只，至少也有十几只，一半敌意深重的围着梦生不许他靠近，一半围着她，亲昵的碰触。

荏瑜觉得好玩，轻触靠近的海豚，微笑的睨着梦生。

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，她仿佛听到海豚在说——抱住我，我们可以带你离开。

她迟疑着，抬头看到梦生因缺氧而迅速想浮出水面换气。

海豚又轻推她的手——快走！这个人类会伤害你，

连这世界上最聪明的生物都这么判断了，她还能奢望被他“拯救”吗？一会儿，梦生又再度潜回海里。

这次荏瑜下定了决心，双手攀住一只硕大的海豚，迅速的往前移动，众海豚们高兴的围在她身边。

荏瑜还是舍不得，她眷恋的往后望，看到梦生正奋力的游，像是要追赶她，但人怎能比得上海豚？只见他的身影愈来愈小……直到变成黑点……

永别了，她的爱。

她的泪跟海水再也分不清。

黎明时分，她再度踏上了陆地，只是这片陆地上的一切并不是她所熟悉的。

海豚的叫声吸引她回头，她挥手向送她来这座陌生岛屿的海豚说再见。

在来的路上，海豚们告诉她，她回大海的时机还未到，大概再过个两、三个星期，她才能变化完全，在这段等待的时间，这块岛变将是她最好的停留处。

她摸出了浸湿的皮夹，拿出金融卡及信用卡，怀疑它们是否已被海水浸坏？而唯一解答的方法便是使用它们。

她抬头望了望，蔚蓝的海岸线弯弯曲曲的向远处延伸，然后被一幢建筑挡住了，那栋建筑宏伟壮观、气势磅礴，应该是间饭店，或许正好可以让她躲一阵子。

于是她一步步走向它，沿路遇着早起的人，问了才知道此处竟是冲绳岛。

梦生回到了屋子，在海边守候了一夜之后，震惊变成了焦急，担心变成了后悔，虽然知道她应该没有危险，但她在哪里？他想她想得全身无力，立刻动用修莱娜拥有的肯特集团的势力全力搜寻。

林嫂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“怎么办？小姐怎么会离家出走？如果夫人跟老爷知道了，我要怎么向他们交代？”

不好交代的人是他才对。

梦生茫然的踩进荏瑜的房里，房里有她的气味，以及他俩相拥缠绵的记忆，真是悔不当初呀！他又让梦中的事再一次发生，人总是在失去后才领悟到拥有时的幸福。

他的目光移到了桌上，浸着泪渍的两封信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一封是荏瑜写始梅笃邦，一封则是写给许世贞的，没有他的，她真的是太绝情了，可他仍想好好弥补她，只要他还有机会。

决定了，他去找她，尽所有的能力找她。

铃！铃！电话响了。

他以为是荏瑜打来的，于是连忙接起电话，但却是好友梅笃邦，他不禁有些失望。

“雷，我现在在机场，再过三、四个小时就回去了。”

他怎么现在回来？好巧，是父女心有灵犀吗？

“雷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他能说什么？请求他的谅解吗？

“荏瑜在不在？请她听一下电话。”

“梅老大，你见不到荏瑜了。”他难过的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她死了吗？”梅笃邦大声叫了起来。

“不，她失踪了。”

“她失踪了？雷，是不是你对她做了什么事？”

他对她做的可多了，他不想一一阐述，只是保证，“不过，我一定会找到她的，你放心。”

由于金融卡和信用卡都能起作用，所以荏瑜顺利地住进饭店，也领出一笔钱去买了些轻便的衣物。

处在陌生的地方有个好处，那就是没人知道她本来的面貌，也没人会仔细地观察她身上有哪些异常的地方？

对着镜子，她发觉自己多了些变化，深黑的眼眸转成湛蓝，黄皮肤一天比一天白皙，修长的腿内侧裂出了一条对齐的凹缝，趾头也因过于紧密而几乎分不清了。

她变得可以听懂动物的语言，天上飞的雀鸟、鸽、鹭、地上爬的猫、狗、乌龟，她发现动物们不信任人类，就像她一样。

而她也常常想起梦生，想他现在在做什么？仍然在书房里研究人鱼吗？有没有为她的遭遇而感到愧疚？毕竟是他带来的匕首惹的祸；有没有为她的失踪而担心？或许他早已把她忘了，正忘情的和修莱娜耳鬓厮磨？

想到这，她就心痛，久久不能好解，有时整晚不能入眠。

她有好几次冲动的拿起话筒想打电话回去，最后却又强迫自己挂回电话。

思乡、相思，缕缕的思念啃噬着她的心，日子变得漫长，等待成了难挨的痛苦，每每让她倍感孤寂，抱怨起自己的可怜来。

她成了这间饭店里最孤僻、最奇怪的客人。

一个星期平安的度过了，发烫的身体陡然降到人类体温的一半，约莫十七度，但她一点都不觉得冷，就像她发烧时，一点也不觉得热一样。

这天，她难得穿着布鞋走在沙滩上散心。

海上的飞鸟偶尔掠过她头顶，热切的招呼——莉蒂雅公主，你好。

她勉强的保持微笑。

走路对她来说愈来愈困难了，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力气以及意志力移动，她可以感觉到下半身的骨骼正在改变，她无力阻止，只能认命的接受，并怀念起过去用双腿在晨光中慢跑的时光。

现实总是残酷的，她无法逃避。

“终于被我找到了。”

荏瑜猛转身，对上神采奕奕的修莱娜，更注意到她背后站立的四名健壮的男子。

她害怕的猜测修莱娜可能的意图？

但是，她现在样子全变了，修莱娜应该认不出她吧？

“小姐，有事吗？”她故意拔高声音，心脏却怦怦乱跳。

修莱娜眯着眼睛上下打量她：“你是梅荏瑜？”

她立刻摇头：“抱歉，你认错人了。”她在心中暗自以为能顺利瞒过她。

修莱娜偏着头想了一会儿，优雅的自皮包中抽出一张纸，展开瞧着，“根据纪录，你持有梅荏瑜的金融卡及信用卡，如果你不是梅荏瑜，那么你是从哪里弄来她的东西？”

她很惊讶修莱娜竟然可以查得到那些纪录？可仔细一想，肯特财团有钱有势，当然有办法查到每一项金融交易纪录。她太小看修莱娜的本事。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”荏瑜边否认，边打量目前的形势，双方五比一，情况对她来说很不利，唯一能让她脱困的方法是用“脑”。

“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？如果你是荏瑜的话，就太诡异了；如果不是，那我不就抓到了一个小偷？”

修莱娜露出得意的笑容。“而我很快就会查出你的身分。放心，你若是无辜的话，我很快就会放你回去。喂！你们四个还不快把她抓住，送到我的游艇上？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她实在没办法以脑力取胜，只能孤注一掷，运用残存的体力转身逃跑，但她却轻而易举的就被追上，被一个陌生男人扛在肩上。

“放开我，放开我。”她用力的捶，不觉忘了隐藏声音。

“你是荏瑜！”修莱娜很肯定，也很得意。

荏瑜听了更加害怕，用尽力气挣扎，大声的叫：“放开我。”

突然，嘎嘎杂乱的鸟叫声传来，蔚蓝的天空，从四面八方飞来了许多鸟儿，像是在呼应她的求救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修莱娜惊讶的四处张望。

“快走，跑回饭店，这些鸟要攻击我们。”其中一个男人叫道。

于是他们转身就跑，跑得很快，就连娇贵的修莱娜也是，但飞鸟的速度更快，断断续续有鸟俯冲下来啄他们。

“放开我。”荏瑜一直持续叫喊。

但扛着她的那个男人很有毅力，坚持不放，奋力扛着她逃进了饭店，并且命令饭店紧急关闭所有的门窗。

鸟儿们在饭店四周徘徊啼叫。

他们五人终于松了口气，开了一间房间，检查彼此的伤势，然后修莱娜莫名其妙的笑了，一副很高兴的样子，“真好玩，是你做的吗？荏瑜。”她上下来审视荏瑜害怕的脸色：“你身上好像藏了不少秘密呵！”

荏瑜知道自己堕入了地狱，变态的修莱娜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，她会玩弄她，把她当作玩物般赏玩。

天哪！

她的噩运难道永无止境？

“不过，你放心。”修莱娜抬起她的下巴，“你这么美丽，只要你乖乖的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”

“变态。”她嗔道。

修莱娜不以为然的摇头，“唉！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教养。”

她才不在乎自己有没有教养，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是雷拜托你来找我的吗？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？”她在乎的是，梦生是否已告诉修莱娜她变成了怪物？是否要求修莱娜想办法追缉她？

“他该对我说些什么吗？”修莱娜很有兴趣的问：“我不喜欢他为了找你把自己搞得那么累、那么憔悴，让他看看你应该会变正常吧！”

荏瑜听了有些欣慰，至少梦生还是有些在乎她的，一股甜蜜的感觉几乎掩过了恐惧。

“喂！这么热的天气，穿着这种袜子和鞋子，你不热吗？”修莱娜注意到她的打扮，不禁皱起眉。

荏瑜立刻逃避似的缩起脚：“我喜欢，不行吗？”

“在台湾，你总是穿短衣短裤。”她突然眼睛一亮，“一定有问题！喂，你们两个过来，把她的鞋袜脱了。”修莱娜指使着手下。

两个大男人听话的走过来，不顾她的抗拒，硬是把她的袜子脱下来，露出了她怪异的脚。

“哇！”修莱娜兴奋的低呼，“真是奇特，荏瑜，看来你身上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。”她根本不把她当人看。

气愤、害怕、羞辱紧紧地缠在一起，让她奋力的想挣开他们，但制住她身体的力道实在太巨大了，让她无法挣脱，怎么办？然后她感觉到眉心冒出了一股热气。

“哇！她的头在发光耶！”有一名男子发觉到了。

对了，那把匕首！荏瑜突然想到，果不其然，她很快就感觉到手上抓着它，于是她马上举起，朝敌人用力一挥。情况危急，她也顾不得会伤到人了。

“啊！”一名男子被划伤了。

但另一个男子却俐落的躲开了，而荏瑜正好乘机往后退，“不要过来。”

她警告道。

“你那把匕首怎么会突然出现？你再变一次给我看，好不好？”修莱娜罔顾她的警告，好奇的靠近。

“别再过来，要是被我刺伤，你这一生就完了。”她突然想到，若是刺伤了修莱娜，梦生不就解脱了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”莱娜还是不知轻重的逼近。

荏瑜笑了，笑得有些邪恶，“我不会只轻轻的刺你一下而已。”然后她恶狠狠的朝修莱娜扑去，目的不是想置她于死地，而是想让她变成青蛙、蛇、蝎子……之类的。

没料到修莱娜的手下也不是只会吃饭的家伙，竟趁隙拉住她的脚，而另一个男人则

配合无间的一掌击在她的后脑勺。

接着，她便堕入了无知觉的黑暗中。

！

鱼水偷欢

第七章

这是一艘华丽的新船，是用来庆祝王子和公主的婚礼用的。

即使夜色深沉，可这艘离港的船上仍然灯火通明，人们开心的笑闹着，悠扬的乐声持续传达祝福。

唯一不开心、感到孤寂的是蓄意避开人群，躲进黑暗角落的她。

她凝视着天上的繁星，再转而望着曾是她最依赖的家——大海，伤心已是没用，再大的绝望也无法唤回王子的心。

她已经认命了，自己此生注定与幸福无缘，如今只有等待死亡。当朝阳从海上露出第一道光芒，也就是她变成七彩泡沫随海漂流时刻，然后破灭——永远与世隔绝。

她不恨幸福的王子及公主，也不后悔付出巨大的代价走这一道，她只惭愧自己辜负父王的爱以及姊姊们的厚望。

在海里，她是自由的人鱼，在父王及姊姊们的纵容下，快乐的生活着。在陆地上，她也有过幸福，但却像花开花谢般，只有短短几日，剩下的是伤心及绝望的心情，让她还没真正的死亡，就变成宁愿无心的幽魂。

她不禁怀念起过去那有爱、有温暖的时光。

“莉蒂雅？”

她猛然回神，只见漂浮在海面上向着她的，不就是六个姊姊们吗？

她好高兴，临死前竟然还能见到亲爱的家人，只可惜她不能出声兴奋的欢迎，只好

举手热情的挥舞。

“莉蒂雅，我们来救你了，接住这个匕首。”大姊朝她丢来一样东西。

她下意识的伸手去接，拿近一看，才发现是一把银制匕首，柄身缀着水蓝色的宝石，在月光的银辉下发出晶莹的蓝光，有股妖异的美丽，拿在手上沉甸甸的，传来森冷的寒意。

这把匕首有何用？

她疑问的看向姊姊们，发觉她们那与法力强盛成正比的美丽长发都只到耳下，为什么？

“这把匕首是我们用长发向海女巫佳丽妲换来的，它可以救你的命。”

哦！她好感动呀！

不自主的握紧那把匕首，她觉得仿佛有一股暖意流向心窝。

“只要你用这把匕首刺向王子的心脏，然后用王子的血涂抹双脚，你就可以变回人鱼，回到我们身边。”

她的心狠狠的颤了一下，双手无力的下垂，那把匕首突然变得出奇的沉重……“砰”的一声落在甲板上。

她想起王子曾温柔的牵着她的手，指着陆地上的东西教她——这是马车、那是鸡，在草地上跑的是绵羊，对了，我们后头的是宫里的总管，你瞧！他像不像栅栏里的马？

王子是那么的温柔体贴，像阳光般为地带来欢乐，她实在无法想像鲜血染红他的景象。

“莉蒂雅，你一定要在黎明前动手，别让我们失望。”

“你不能死，你死了我们会很伤心，父王也会难过得受不了。”

“是呀！莉蒂雅，你是海洋的公主，别为区区一个小国的王子送命。”

“如果你死了，我们也不会放过这个国家和王子的。”

她摇摇头，热泪盈眶，激动的用手比着手势——别伤害他。

“他无足轻重！莉蒂雅，你是我们最重要的妹妹呀！”姊姊们哭了。

“如果你死了，我们也会送你心爱的王子去陪你的。”

她摇头，激动的无声呼喊——不要。

泪水轻轻甩了下来，滴落在甲板上，夜风一吹……迅速的干了，了无痕迹。

茈瑜再度醒来，她发觉她的世界变了，所处的环境没有饭店熟悉的味道。

再仔细的观察，她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大水族箱里。水族箱里有沙、有石子，有五彩海草及绚丽的热带鱼，还有一个很大的蚌壳，美丽的绽开，看起来像个沙发。

而她也不同了，全身光溜溜的，只除了遮胸的一块布。而她的两脚已经紧密接合，肌肤上浮出若隐若现的鳞片。

她慢慢用手撑起上半身，注意到玻璃外是一间典雅的起居室，法式的家具以红色为主色，豪华的排列开来，沙发上坐着一个她熟悉的女人——修莱娜，正像在看电视般，着迷的观赏着她。

茈瑜怒不可遏，双脚踏力一踢，俐落的向上窜出水面，她原以为露出水面便能翻出水族箱，没想到水族箱之上竟是一根根钢条，修莱娜真的把她关进笼子里了？茈瑜抓着钢条，愤怒的喊叫：“修莱娜，马上把我放出来。”

修莱娜优雅的放下手中的茶杯，不悦的蹙着眉头：“回水里去，你在水里比较美。”

“去你的！马上把我放出来，听到没有？”茈瑜用力摇撼着钢条，但钢条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修莱娜遗憾的摇头，“你若再不听话，我就在水里放药让你睡觉。”

识实务者为俊杰，茈瑜于是收敛了一下，“你打算把我怎么样？”

“目前我只想看看你完全‘变身’后的模样。”

那表示她暂时没有危险，“这里是哪里？”

“这里是我的游艇。”修莱娜有些得意的说。

“游艇上有多少人？”如果人不多的话，或许她还有机会逃脱。

“你管我有多少人，修莱娜不在乎的耸耸肩，兴味盎然的靠了过来。“真神奇，没

想到雷研究的人鱼竟然真的存在，而且还是从人类演变过来的。”

荏瑜的心漏跳一拍，“你打算让雷见我？”她实在不愿意让梦生瞧见她面目全非的怪模样。

“当然，你是他寻找多年的生物，至少该让他亲眼证实一下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

“不要。”荏瑜哀哀的低吟。

但修莱娜并不在乎，“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他，我抓到 he 最想要的人鱼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到了。你想，雷会不会认出你就是荏瑜？”她好像很期待的轻笑着。

荏瑜难以相信的摇头，“修莱娜，你疯了吗？”

她无奈地躺卧在透明的容器里发呆。

偶尔绚烂的热带鱼们会围绕着她，要她别担心，水族箱里的世界是安全的，而她则认为这些热带鱼很愚蠢。

她知道有人开门进来。因为开门的震动传到了水族箱。

但她懒得回头去看进来的人是谁，反正不是变态的修莱娜，就是好奇的船上乘客，再倒楣一点，或许是科学家，或是梦生。

仿如遭到雷击，她缓缓的偏过头，看到除了修莱娜外，还有一个熟悉的男人，他正震惊的望向她，眼中闪过一丝心痛与怜惜。

她心寒的移开了目光，一种耻辱的感觉淹没了她，她最不愿意被梦生看到她这副怪模样，最不想让梦生把她当成观赏用的生物，结果全发生了。

她僵硬的翻了个身，将自己的正面贴着沙石，几乎也将头埋进去了，为的是逃避他在眼前的事实，反正在水里，她几乎听不见水族箱外的声音，只要不睁开眼睛，她还是可以欺骗自己，他不在这里。

但梦生显然不赞同她的行径，伸手敲着水族箱，从这一面敲到另一面，企图引起她的注意。

砰！砰！砰！

一阵阵水波的冲击震撼着她的神经，而梦生的叫喊声终于也传到了水里，模糊的在

她耳畔响起：“看我呀……该死！你为什么不看我……你不可能怕我的……你为什么不愿意正视我……”

她急忙捂住耳朵，不想听也不愿意听，开始恨起不了解少女心的笨梦生。

终于，震动停止了。

但她仍不敢抬起头，是天真的热带鱼们轻轻地碰触她——外面那两个人类好像在吵架？

她偷偷的睁眼往外瞧，瞧见梦生脸色不佳的对修莱娜发脾气：“她不该被关在水族箱里，她是个人，不是条鱼，你不能违反人身自由，任意拘禁她。”

梦生为了她和未婚妻吵架别她喜欢这种感觉，也很感激他这么做。

或许她错看他了，他并非无情无义、丧尽天良之人。

修莱娜回答，“她已经不是人了，不需要什么人身自由，再说，我的水族箱这么美丽，她待在里头最幸福不过了。”

“把她放出来！”

“不要，她是我的，我就是要把她放在水族箱里。”

看来梦生是不可能说服任性的修莱娜，除非他拿出魄力吓唬修莱娜，但梦生为了前途，大概是不会这么做的。最后，她还是孤单无助。

她闭上了眼睛，再度将头埋进沙里，像鸵鸟一样。

她的下半部变得愈来愈像鱼尾巴了。

银色的鳞片密密麻麻的附着在她已成一体，并逐渐丰腴的“双腿”上，她的脚掌日益往又长又薄的扇形发展，她认为自己已经有九分像人鱼了。

唉！如果她还是人类，或许她还是追求梦生，而且愈挫愈勇。

结果现在却是如此的惨状，浮上水面，她攀着钢条看着月光流泄进玻璃窗，在地上映出银灰的影子。

知道梦生也在这艘船上，让她不由得奢望他会偷偷来看她，告诉她，不管她是人还是鱼，他都喜欢她。奢望啊！梦生此刻应当正在与修莱娜纠缠得厉害吧？

她呆呆的想着，任思绪奔流，可属于莉蒂雅的记忆竟意外的一点一滴的汇集，她想起莉蒂雅也曾经如此的哀愁。

她不觉轻轻的唱……

我本是海中平凡的鱼，只知快乐悠游；

一天，我恋上陆上华丽的你，

才知什么是愁。

为了爱，我步上陆地，只为你温柔的笑，

你是我的生命、我的美丽。

只要你眼中有我，苦难都成了和风，

原以为这样的幸福无上尽……

直到你眼中有了她，因为有了美丽的她，

你再也看不见我。

“ 荏瑜？ ”

凄美的歌声虽然止，荏瑜的心头霎时盈满喜悦，带泪的脸庞蓦然回首。

不是梦，他真的站在那里，脸上带着不亚于她的凄楚，几乎让她以为他对她是有爱的。

“ 天哪！ ” 梦生沙哑的低呼，“ 我怎么老是犯同样的错误，总是什么也没办法做。 ”

荏瑜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但她舍不得看他痛苦的模样：“ 不能怪你，这是我的命。 ”

她转回脸庞，羞辱的感觉又涌了上来，她想逃回水里去，不想让自己的怪模怪样留在他的脑子里。

“ 不！荏瑜，别走，求你。 ” 梦生心痛的说。

她握住网条的手收紧，硬逼着自己语调保持平静：“ 你想要什么？ ”

“ 我想救你。 ” 他诚恳的说。

但她不想相信他，“ 救我这个怪物？你有没有搞错？ ” 自嘲的冷笑两声，硬是让自己表现得冷漠。反正人跟鱼是不可能结果的，因为人鱼是不可能陆地上生存，而人类也不能住到海里去，再怎么奢望，他们的结局也是可预期的。

“你不是怪物，别这样说自己。”梦生暴然低吼，然后放软了音调要求：“荏瑜，转过来，让我看看你。”

荏瑜不依的摇头，“不行！我不要让你看见我这个丑样子。”

“你不丑，你很美。”

她冷笑，想起修莱娜也是这么赞扬她，突生的怒气让她骤然产生勇气回头，还游到他面前与他仅隔着钢条对视。

“好，你就仔细的看，看我有没有跟你想像的人鱼一样，需不需要拍照存证？当你发表论文或出书时，就有图片作证。哦！对了，根本没那个必要，只要你跟修莱娜把我往发表会上一放，全世界的人都会相信你，你就成了大名人了。”那景象她可以想像到。

梦生伸出手指点住她的唇，不愠不火的问：“你还好吧？有没有人伤害你？”荏瑜拍开他的手，又开始冷言冷语，“好得不得了，修莱娜竟然忘了电我，抽我的血，或割我的肉来吃，试试会不会长生不老，雷，难道你忘了告诉修莱娜分析我？”

梦生的脸色十分难：“这不是我的目的。”

“是吗？你的目的是为了救我？鬼才信咧！”

他叹息，“很遗憾，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。”

荏瑜沉默了，有股冲动想要相信他，“你为什么要救我？”她需要一个理由去说服自己。

梦生伸出手碰触她柔嫩的脸颊，“因为救你或许也是救我的唯一机会。”

荏瑜根本听不懂。

“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。”她急死了。

梦生扯出轻笑，“我不会伤害你的，请相信我。”

她皱着眉头，不悦的摆着“尾巴”，然后做出决定，“吻我。”她把脸庞凑近他。

梦生吓了一跳，“为什么？”

荏瑜瞅着他，“如果你喜欢我，不认为我是怪物，也真的想救我的话，就吻我。”这是她的试验。

梦生再无任何迟疑，抓住她的头颅，靠近她冰凉的唇，然后细细吮吻，一如前尘旧梦。

原本轻轻的碰触逐渐转为炽热，旧时的缠绵记忆加速了此刻欲望的发酵，两人都心动莫名，只是他们无法确定原因为何？或许是真爱吧？

最后荏瑜推开了他，胸中盈满幸福的感觉，因为梦生待她的方式，就和她还是人类时一般，此刻她愿意相信他，但却担心起他这一吻的感觉。

顾不得气息尚喘，她就贸然出口：“感觉恶心吗？有没有开始后悔了？”

梦生的脸色一凛：“你讲话真难听。”

他毫不心虚的语调让荏瑜松了一口气，马上娇嗔道：“你还不是一样，连句好听的话都不会说。”

梦生已然瞧见她变了心态：“那么，你愿意相信我了吗？”

荏瑜凝视他沉默半晌，然后点头：“别让我等太久。”

第二天，待她醒来迎接朝阳，却发现了一项令人惊喜的改变。

她下半身的鳞片褪去了大半，接合的双腿再度裂成两半，身体好像往恢复人类的方向发展，她喜孜孜的暗想，一定是梦生为地带来好运。

但，却有人不喜欢她的变化，修莱娜气急败坏的将瓷杯往水族箱摔去——

修莱娜怒气汹汹的问：“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变回去了？”

“哼！修莱娜，你休想我会为你再变回人鱼！”

荏瑜在水里微笑的看着修莱娜，心情很愉快。

修莱娜愤而离开房间，用力关上门。

荏瑜开始担心起修莱娜的企图，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——

于是她马上窜上水面，用力摇撼钢条，企图寻找一条生路。

但是却徒劳无功。

修莱娜带来了三个穿着白衣的男子，梦生和修莱娜并肩站着，这阵仗说明了她的确

有不良的意图。

荏瑜抓紧钢条，恐惧的喊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修莱娜并不理会她，只顾跟身旁的白衣男子说：“它已经往人类的方向改变，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阻止？”

“肯特小姐，我认为把它移往实验室检查一下会比较好。”

实验室？

荏瑜恐惧的将视线转往一脸淡然的梦生，“雷，想办法救我呀！我不要被解剖，雷？”

修莱娜侧头望向梦生：“你以为呢？雷。”

“我认为把它移往实验室是个很好的主意，可惜船上的设备并不好。”梦生的口气冰冷无情。

荏瑜简直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，梦生竟然赞成修莱娜的恶行，他果然是不能相信的，此刻，她心寒极了。

“没办法，等回到洛杉矶，我们就有最完善的实验室，到时也可以完成雷的梦想。”

“是呀！我简直等不及进行那些实验了。”梦生微微笑着。

他的每字每句都重重的震撼了荏瑜，她不只心冷了，连身体都堕入低温。

“怎么移动它？它能离开水吗？”修莱娜又问。

“人鱼在空气中也能呼吸，你可以把它直接抓出来，但别伤了它，它可是珍贵的证据。”

“好，把钢条撤走，叫两名潜水夫过来抓鱼。”修莱娜下达命令。

只见一个白衣男子按下手上的遥控器，手中的钢条缓缓向上移动，没至天花板；另一个男人则朝对讲机说了些话，就立刻走进来两个身穿潜水装备的男人，将梯子搭上水族箱。

“小心点，如果它手上出现匕首时就赶快离开，万一被刺伤的话，你们可是会变成怪物喔！记得实验室里的那条大鱼吧？它原本是肯特小姐的保镳。”

梦生竟然出言警告，不过这倒提醒荏瑜，她还有一个武器防身，只是该如何将那把匕首唤出来呢？

那两个潜水夫颌首应答，顺着梯子想爬进水族箱。

荏瑜警觉的潜至水中，摆出备战的姿势，然后集中意识在手上——匕首快来，我现在需要你，赶快现今来救我吧！

好像有那么一点效用，她感觉掌心热热的，眉间温温的。

但还是来不及，那两名潜水夫已扑通跳下水，朝她迅速的游去。

荏瑜只能快速的避开他们两个的追捕，找可以暂时躲藏的空间，但“暂时”是不够的。

偶尔偷空往外瞧，她却看不到梦生的脸上有任何着急或是担心的表情，或许她还是不该奢望他会在乎，因为那只会显示自己的愚蠢罢了。

那两个潜水夫像是已经抓到窍门，追捕的动作愈来愈快，竟然有办法抓住她的脚，她用力踢，可踢不掉，另一个人也乘机想抓住她的手，令荏瑜恐惧不已。

突然，她的眉心暴热，发出一缕蓝光，手上感觉握着匕首，她马上握着它乱挥，反正被砍到的人活该。

那两名潜水夫还算聪明，及时躲开了，还避开一段距离，免得被她所伤。

荏瑜终于稍微放心，得空回头去看水族箱外——梦生不见了。

他在哪儿？她惊慌的往四周望——没有！像是心有感应般，她抬头往上看——梦生竟站在水族箱上，拿着一把枪对准她。

不！她不相信梦生会杀她！

但她还是不免惊慌起来，于是伸出匕首用力往玻璃上划，她要破箱而出，要所有人都成落水狗，最好淹死。

她好像成功了，她听到水族箱里哩啪啦开始龟裂，也看到那白衣男子推着修莱娜要夺门而出，她心里正有点高兴，却瞥见梦生把动板机，枪管里射出一个物体，急速向她逼近。

她没有时间闪躲，只能睁大眼睛看着那个物体射进自己的身体，而她本来以为这下她死定了，但伤口并没有痛楚，也没流出大量的鲜血，她这才知道那不是子弹，而是麻醉枪。

但不管是什么都同样令她心碎，梦生开枪帮了修莱娜，他背叛了她的信任。

她的心死了。

梦生在她眼中愈来愈黑，愈来愈模糊，她知道自己快昏过去了。

喀！嘎！哗啦！

玻璃终于碎裂开来，哗啦一声巨响，她已经感觉到自己随着大量水流流出水族箱，也听到修莱娜惊慌的尖叫。

于是她笑了，堕入黑暗前的最后一个念头——太好了，我至少惹了一个大麻烦。

她坐在无人的角落里发呆，颤抖不已的手紧紧抓住那把姊姊们用长发换来的银匕首。

她不想杀王子，因为她仍然爱他。

若不杀王子，她就会死，她的父王和姊姊们会伤心、愤怒，然后他们会对人类报复，到时会有多少人造殃？

她不想那些人类死，因为她不忍心啊！

那她到底该怎么做呢？

想起王子的仁慈宽厚，若他知情，一定会毫不考虑的抢过匕首，插向他自己的心窝，好救她、救全部的人。

但她还是舍不得。

黑夜渐渐过去，眼看黎明就要到来，可她的心还在摇摆不定，船舷外，海豚们悲切的哀鸣，似乎在催促她快一点行动。

仁慈的王子不可能永远不知道她是谁，因为她的父王及姊姊们绝对会让王子悔悟他的负心，到时王子会如何？应该也是只有死路一条吧？

她终于决定的站起身，踏着谨慎的脚步，飘飘的跨过一个又一个醉倒在地上的人类

身体，然后踩着阶梯慢慢往下走，想拖延时间，但理智却又催促着——王子的死能解救众多无辜，你不能心软，否则死的将会是数以千计的人，而王子更不可能幸免。

她终于来到门前，昏黄的烛火摇曳着，她的影子显得硕长久颤抖，她缓缓伸手旋动门把，祈祷它是锁着的。

但它却是开着的！它竟主动的滑开，露出舱房内一张巨大华丽的床，床上躺着一对男女，男的……是她心爱的王子。

她感到好心痛，泪水脆弱的自眼眶中滑落。

她一步步走近，伤心欲绝的走到王子面前。

他的睡容祥和，像是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，让她不忍硬生生的将他唤醒。

但她却不得不那么做。

硬着心肠，高举起手，匕首例映着刀光，在他脸上一闪一闪的，像过去他带着她到湖是泛舟，湖上波光粼粼照在他脸上般，那时，他们也是幸福快乐的。

她真的不忍心啊！

高举匕首的手剧烈的震动起来，热泪一滴、两滴……的淌落。

她没办法亲手杀他，她宁愿自己死、别人死，只要王子能活着就够了。

她终于还是垂下了手，悄悄退出房间，然后用匕首将手指割破，忍着痛用鲜血在门板上书写，留下她的嘱托——这是拯救王子唯一的方法。

她转身穿过通道，拾阶而上，抹干泪水，决定勇敢面对自己的选择。

登上了甲板，来到船侧，她低头看着浮在海面上所有的海豚们——它们都在殷切的等待地恢复成人鱼，往海中一跃。

但她却摇头表达着完全相反的答案，她举高右手展现唯一能救她的匕首，然后用尽所有力气将匕首往船外用力一掷。

只见匕首闪着银光落入遥远的海面上，无声的沉入，无影无踪。

看到这种结果，海豚们开始为她大声嚎哭。

她觉得好抱歉，辜负这么多朋友，但她还是不后悔，只是遗憾时间太短暂、太匆促。

接着，东方海面露出了鱼肚白。

她知道时间到了，苍凉的向朋友们灿然一笑，然后爬上船的扶栏，颤巍巍的站直，远远瞧见她六个姊姊仓皇的游近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有泪光，她甚至可以感受到她们心中的悲伤及愤怒。

但她已经没有时间弥补了。

她只能告别的朝姊姊们挥手，然后当朝阳的第一道光线射向她，她觉得全身突然轻了起来，眼中满是七彩的光芒，是感应吧？她突然知道王子也在现场，不！他不应该在，更不应该目睹她的消逝，他不该出现在伤心愤怒的姊妹们面前，她想要回头叫他离开。

但她什么也不能办到，只觉得全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光般，只觉得自己飘向了天空，身体接着变、变、变成了一个七彩的泡沫，过程中并没有痛苦，好像身体不是自己的，仍然，是飘飘然。

然后，风吹了过来。

她发了心愿，向不喜欢管事的海神普士顿要求——让我回到大海，回到姊姊们的身边吧！

或许是普士顿真的听到了她的祈祷，于是她看到自己飘飘的堕入海中，落在悲伤的姊姊们中间，她想要她们不要哭、不要伤心，却听到王子声嘶力竭的喊：“为什么？”

她看到王子悲伤的伏在船边，也听到姊妹们悲愤的向他喊道：“妹妹是为了你而死的。”

她想阻止姊妹们对王子的指责，但还是无力办到，并察觉到自己愈来愈虚弱了，她只能奢望的向海神祈求——求求你，海神，别因为我而伤害无辜，破坏海和人类的和平相处，我宁愿牺牲我自己。

但，她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
阳光再度无情的袭来，她看到自己已经变成泡沫的身体快被撕裂，她不要，但事与愿违，直到是破灭了。

天空立刻射下一道白光，不顾她所愿的硬是接她上天，她挣扎着，眼看着大海、姊

妹们、王子……离她愈来愈远，直到看不见……

鱼水偷欢

## 第八章

再度睁开眼睛，荏瑜只觉得全身沉重无比，感觉似乎变得迟钝，让她一时之间无法弄清楚自己身处何处？

她转动头颅，极力想看清四周，才了解到自己被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中，容器中装满了水，浸在水中的她，身上接满了电线，分别连向容器外不同的仪器，而她的身体又变了，双脚再度接合而且布满鳞片，已经有十分像人鱼了。

她只觉得心中一阵悲哀。

落在一群狂人手上，她不认为自己有逃脱的机会，只能认命的任人宰割、供人实验了，或许死神很快就会来迎接她吧？

“你醒了。”修莱娜的声音刺耳的传来。

她抬头看见容器外的修莱娜光鲜亮丽的站在麦克风前，周遭有四、五名白衣男子正忙着看仪器上的数据，修莱娜看起来就像是众星拱月的女王。

而她，则是狼狈的俘虏。

“她可以直接说话，透过仪器，我们可以接收得到。”

她选择不说话，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。

“不说？那就换我说，你应该发现你的身体又变了，根据我们的研究，你的改变似乎跟心情有关，你愈低潮就会愈像人鱼。”

如果真是如此，她以为修莱娜一定会想办法让她的心情更糟，可是以她目前的情况，还能糟到哪儿去？

“我很好奇你最终的模样是如何？”修莱娜轻笑一声，然后拿起一纸文件扬着，

“你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是弃儿吧？”

茱瑜有反应了，她愤怒的睁眼瞪着她。

“肯特小姐，有反应了，它的R2激素上升。”白衣男子急着报告。

那让修莱娜更得意的往下说：“十八年前，梅氏夫妇在欧洲旅行时，在波罗的海海岸边捡到你。”

她无法相信，十八年的骨肉亲情不可能是假的。

“你说谎。”她咬牙切齿的驳斥。

“我没说谎，这是调查报告。”修莱娜亮了亮手中的文件，“而且你父母也对雷承认过了。”

她还是不愿意相信：“你们骗我。”

十八年来，他们一家三口，和乐融融啊！

修莱娜绽开笑容，看了手腕上的表，“雷去接你的父母，现在应该已经登上船了。”

茱瑜费力的捂住耳朵，“不！不要。”

她不想见她的父母，不想听他们亲口说，她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人，并让他们瞧见她这一身人鱼的模样。

但修莱娜并不放过她，得意的宣布，“请他们来可不容易，花了我一百万美金当他们的酬劳。”

“一百万美金？”

她不相信她老爸、老妈会为了钱而这么做，他们又不是穷疯了。

“他们不会来的。”她肯定的说。

“但他们已经来了。再过……”修莱娜看着表，“十分钟吧？你就会见到他们。啊！我爹地的直升机也登船了。”

茱瑜的胸口紧紧的揪着，她感到好痛，痛得她头部昏了，她多希望就这么昏死过去。

可是她的意识还是十分清楚，所以才听得见那群狂人兴奋的呼喊。

“它的肾上腺素上升了，T2的指数也上升，体温降低，身体的金属反应增加。”

“看它的外表，它的头发变长，鳞片加深……”

“天！它的脉搏跳至一百二十。”

她陡地睁开眼，受不了所有的生理反应都被观察得一清二楚，于是奋力的扯着身上所有的电线及贴片。

“快！快注入镇静剂。”修莱娜大喊。

黄色的液体被放至水中，迅速的扩散，几乎立刻让荏瑜体会到效果。

她感觉全身乏力，但意识却还很清晰，使着最后一丝气力，她咬牙根声道：“修莱娜，你变态、你卑鄙。”

修莱娜笑得可开心了，“你现在也只能耍嘴皮子埋怨。”

荏瑜没有力气再骂修莱娜，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光，所有的神经也都麻痹了，只能漂浮在水中。

修莱娜更放肆的说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跟雷就要结婚了，我们预定在下个月初结婚，我要在洛杉矶最大的教堂结婚，然后宴请全世界的名流到我爸的邮轮上参加十天十夜的豪华婚宴，我想，美国总统应该也会来吧？”

修莱娜偏着头想，露出幸福的微笑，“然后我和雷会在众人的祝福下搭着飞机离开邮轮，开始我们两个月的蜜月旅行，第一站是英国伦敦，我要在那里的社交界大显风头，让那边的女人知道我是全世界最美、最幸福的女人，不但有钱，还有个漂亮的丈夫，让她们羡慕我、嫉妒我，如果让她们知道我还有一条人鱼，她们一定会时时刻刻讨论我的好运，然后争相巴结我，只为了跟我说话……”

荏瑜想着——让我死了吧？为什么要让她在这里，听那个变态女自吹自擂呢！真是酷刑。

然后她注意到电动门滑开了，走进来的是一身黑的雷。她正高兴她老爸、老妈没跟着出现时但接着她就看到了他们。

他们的模样没有多大改变，仍是她记忆中的样子，但她还是注意到在光鲜的衣装下，他们消瘦、憔悴了。常施淡妆的老妈脸上却不寻常的铺着一层厚粉，像在掩盖什么？

她想，她爸妈一定会为她的失踪而担心过。

但他们此刻却只是淡淡的瞥了她一眼，就忙着和修莱娜打招呼。

“肯特小姐，好久不见。”许世贞亲切的笑着。

“你们好。”修莱娜淡然颌首，转头娇笑的迎向另一个进门的中年男子，“爹地，你来得好巧。”她亲昵的给予拥抱，然后在他颊上轻轻一啄。

杰克森·肯特不着痕迹的推开女儿，急切且赞赏的转向茈瑜，“听说你抓到了一条人鱼，我赶紧过来看看，就是这个吧？”他好奇的走近容器。

茈瑜不喜欢这位肯特先生的眼神，只因他的眼光充满算计，看来这个有钱有势的男子比修莱娜还要危险。

“嗯！它很漂亮吧？”修莱娜献宝的靠近，“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被活捉的人鱼，将来公开展示一定会轰动全世界，我们的名字将会被记载在百科全书里。”

杰克森·肯特同意的点头，“听说，它是从人类变成的？”

“理论上是这样，但她是弃儿，在梅氏夫妇捡到它之前，谁晓得它是什么？”

于是，杰克森将眼光移到梅氏夫妇身上，“她是你们的养女？”

茈瑜在心头大叫——千万不要说是。

梅笃邦竟笑着点头，“真不知是幸、还是不幸？”

他根本不看她一眼。

她连唯一的幸福记忆——天伦之乐也破碎了。

“你们捡到它时，它是什么模样？”杰克森又问。

许世贞尖着声音回答：“黄色的头发、蓝眼珠、白皮肤，四肢正常。”

“但被我们收养后，她就渐渐变了，肤色变黄，发色变黑，眼球的色泽也变了，像是为了适应环境般。”梅笃邦紧接着补充。

“那么说，你们早知道她不是人类？”

“我们不知道她竟然会是美人鱼。”梅笃邦耸着肩。“当初我们只是想养养看，观察她长大后会变成什么？”

“你们本来预想她会是什么？”

“外星人——某种会使超能力的外星人。”梅笃邦咧嘴一笑，“结果竟是传说中的生物，可是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人鱼是外星球移民过来的？”

“好了。”杰克森举起手阻止梅笃邦的猜测，“你们养育她这么多年，多少也有些感情吧？”

“没错，我们都爱它。”许世贞陡然开口。

荏瑜的心正开始感动。

“所以我们希望讲条件，毕竟我们夫妇养了它十八年，拥有它的所有权，你们想研究、发表它。可以，但我们得合作，所有对外发表的成果都要有我们夫妇的名字。我们六四分帐，我想你们是不会计较这点小钱的。”许世贞俨然换上一副生意人的嘴脸。

荏瑜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，她从来不知道老爸和老妈也能如此翻脸无情，养了她十八年，最后竟然把她当成商品交易。天理何在？

“你凭什么以为我会答应？”杰克森不悦了。

“他们养了它十八年，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还要了解它的喜好和性情。”梦生终于站出来说话。

杰克森转而瞥向梦生，“听说它还是人类时，曾跟你是一对情侣？”

梦生笑了，“我跟很多女人都是情侣，但它现在已经不是女人了。”

他的话像一把无情的利刃。

“你不可怜它？不会因为旧情分而想救它？”

梦生摇头，“像它那样的女孩，我遇得多了，况且我研究人鱼这么多年，不可能因为同情而放弃多年的努力，毕竟我也算是个科学家，开拓人类的视野比任何事都重要。”

梅笃邦赞赏的拍着梦生的肩膀，“我就是喜欢你这点，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。”

杰克森又转而看向荏瑜，“听说它有一把匕首，被砍伤的人会变成怪物，那把匕首呢？”

“在它身体里。”梦生老实说。

“要怎么让它跑出来？”

“只要让它恐惧到了极点，那把匕首自然就会出现在它手上。”

这群疯狂的人比她还了解自己呢！茱瑜嘲讽的想。她淡然旁观，反正也无法做任何挽救，只好任由感觉麻痹。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杰克森不解。

“还需要研究。”梦生说。

“如何？肯特先生，愿意合作吗？”许世贞又再提。

杰克森偏着头思量，“我提供人力及设备，而你们什么都没贡献，四六分帐不公平。”

“那你以为呢？”许世贞问，眼中也有算计的光芒。

“我六你四。”

“五五分帐，如何？”

杰克森想了一下，“成交。”

许世贞和杰克森的手在茱瑜眼前交握，他们缔结一份契约，将她出卖了。

“对了，听说人鱼肉能使人长生不老。”杰克森突然提及，渴望的打量茱瑜的全身上下，像在思考她的哪个部位比较好吃似的。

“是有这样的传说，我已经采取了它的血液及细胞样本进行研究，如果有任何成果会第一个通知你的。”梦生许下承诺。

杰克森的眼睛一亮。

茱瑜猜到杰克森必然看见了无限商机，由人鱼身上提炼出来的青春良药，将由长期的他高价出售，让肯特财团成为全球第一大财团。她不能让这件事发生。

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，她认为杰克森在她身上尝到甜头后，必然会伸出他的魔爪，去追捕全世界其他的人鱼获利。

她“一条鱼”倒楣就够了，不需要连累其他海中的同伴们。

但她该如何才能做到？

似乎只有一条死路可寻。若她死了，势必有些实验不能进行，对他们的利益也大有

影响，多少也能阻止他们去残害她的同伴。

反正生命已无可留恋，她的死若能拯救其他同胞，也算是死得有价值了。

但她要如何寻死？她被监视着，行动也被控制，如今连动都不能，连撞墙或咬舌的力气都没有。

唉！她绝望的闭上眼，感觉体内沉重的气缓缓的流着，逐渐的闭塞……闭塞全身每一条通道。

她祈祷——海神啊！我知道只有通天本领，请解救我脱离这苦难，让我死了吧！让我死……

“它的脉搏下降，一百、九十、七十、六十、五十……”

“呼吸也变慢了，体温正快速下降，摄氏十五、十三、十……”

“天！它正在自杀。”梦生暴吼：“通上微电流，准备予以刺激。”

在天上，她依然是个忧愁的灵魂，担心人与海将因她而起战端。

所以她恳求天神做些什么弥补她的罪，她愿意牺牲一切来换取和平，但天神只是慈祥的告诉她——别担心，一切自有定数。

她被送进等待转世的祥和空间，被散着白光的薄膜包裹住，让她得以安眠，以度过漫漫时光，直到世界需要她的时候。

安眠中，她因悲哀的梦而哭泣，她梦到父王和姊妹们为她的死向人类报复；梦到郁郁寡欢的王子为了续罪、为了解救无辜，甘愿跳海以死谢罪。她，满布爱的白光膜无法让她忘怀生前。

隐约间，她听到神在对她叹息，劝她忘了。

但她忘不了，百年来一直在悲悲切切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个发白的老人用手一点点，点破了覆盖她的白光膜，慈祥的询问仍闭着眼睛的地。

“莉蒂雅，愿意受一次苦难，拯救所有因你而受苦的人吗？”

她在心头喊着一千遍的愿意。

“那么，这次你想成为人鱼，还是人类？”

她没有答案，她从来没想到若各有一次机会弥补，她是要拥有人类的身分或是人鱼的身分？

“真是个笨蛋，只知道后悔，却从没想过该如何弥补，给你这个机会值得吗？”老人摇头叹息。

她急了，心中懊悔不已。

“也罢，就让你用人鱼的体质去过人类的生活，等到开始变化时，再让你选择。”

变化？用人鱼的体质过人类的生活？

她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话，满脑子的迷惑不知该如何开口询问。

“信任是一项重要的因素，爱情有了信任才能幸福，没有信任的爱情会开启不幸的门。”

她似懂非懂，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了悟。

“如果你在人类的世界得到幸福，就让你永久成为人类；若是不幸，就换回人鱼的身分回到你父王身边，这样的安排你可满意？”

听起来没什么不好，她想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。

“很好。”老人满意的点头，“选择的时机就在你遇见王子之后。”

她霎时满心狂喜，作梦也想不到她还能再度遇见心爱的王子，她暗暗发誓，这次她要勇往直前争取到王子的心，不再痴心等待。

“好，就这么决定，现在就送你到波罗的海去，这样也总算摆脱了你父王的纠缠。”他的手正像要画圈圈。

等等！她在心头喊——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

那个老人扯了扯嘴角，语气平淡，“我是海之神，最近的日子有些无趣，就选你调剂一下。”食指画了个圈圈，形成蓝色光环，把她罩住。

她只觉得突然一阵飘忽，立刻以高速飞翔，她看到七彩的光云灿烂的往后飞掠，接着，是宇宙的繁星，然后她看到一个美丽的星球，蓝色的外衣缀上不时变化的白色化纹。

她穿过了层层星曼的白云，然后看到了绚烂的红日撒着华丽的光辉，然后她看到了睽违已久的蓝色大海，依然是那么的美丽及蔚蓝，一如记忆中的熟悉亲近。

愈来愈接近地面，她看到了两个黄种人正在岸上散步，两手交缠，看来恩爱无比。

她希望有朝一日，她和心爱的王子也可以如这对男女般的幸福。

终于快到达地面……为何还不慢下来？快撞上了！咦？她变小了……啊！

金黄的光猛地爆发，炫得令人睁不开眼……

荏瑜陡然睁眼。

天摇地动的世界逐渐回稳，看清了白色的天花板后，她开始注意周遭，很快就对上梦生担心的眼眸。

记忆如排山倒海的袭来。

她马上察觉到自己被绑在一个平台上，身上布满了贴片及电线，手不能动，“尾巴”不能摇，只能转动头部，上下左右的摇晃。

她看到老爸、老妈都穿上实验室用的白衣，拿着一张纸瞧着她瞧。

“放开我。”她叫道，伤心的看着世上她最爱的三个人。

但三个人值得她爱吗？

“你们怎么能这么狠心？”她痛心的喊，对上她老爸和老妈的脸庞：“养了我十八年，难道你们不爱我、不可怜我的遭遇？就算我是人鱼又怎样？你们就否定我的存在，把我当成赚钱的工具，你们的良心何在？家里水族箱里的那条红龙都比我幸运。”

“这世上多的是不公平。”许世贞放下纸张冷冷的说，随手拾起一卷胶布，撕了一块。

“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她哭喊，警觉的瞧着她老妈，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许世贞将胶布贴上她的嘴。

“嗯……嗯……哼哼！”荏瑜无法完整的说话。

“你的生命很有价值。”许世贞严肃的宣告。

荏瑜闭上眼，不想看也不想听，但仍不得不听。

“你能用意志自杀，实在令人出乎意料，但请别再这么做了。”梦生认真的奉劝。

荏瑜在心中冷笑。

“你应该知道你的存在将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，你不认为帮助人类是很有意义的事吗？”

一点也不。她在心里回答，反正人类是丑陋卑鄙的生物。

“你不是爱我吗？难道你不想帮我扬名立万，成就事业？”

他还真敢说。

荏瑜睁眼狠狠的瞪向梦生，在心里咆哮——混蛋，谁会笨到去帮助你这个坏蛋，我的脑袋还没坏到那个地步。

“至少我们养了你十八年，难道你没想过要报恩？”梅笃邦也开口了。

荏瑜马上狠狠的又瞪过去，不明白一向视金钱如粪土的人，怎么会在短时间内改变，他们是受了什么刺激吗？

荏瑜失望的转头，宁愿看着单调的白色天花板，也不顾看他们狰狞的嘴脸。

许世贞轻轻揭去贴在她嘴上的胶布，平静的问：“荏瑜，你答应和我们合作吗？”

她仍看着天花板，好半晌才咬牙道：“你们真令我作呕。”

“看来你们失败了。”修莱娜的声音不知从路上哪个扩音器传来？或许是全部吧？

看来别刚的一切也被肯特父女听见了，哼！一群无孔不入的坏蛋。

然后她听到电动门滑开的声音，她转头望去，只见杰克森一脸不太爽快的靠过来。

“我不喜欢你刚才自杀的行为。”杰克森直接说。

“我才不管你喜不喜欢。”她挑衅的瞪着他，只遗憾她的自杀行动没有成功，都怪梦生的反应太快。

“你果然叛逆。”杰克森了悟的点头，“看来规劝和请求是没有用的。”

荏瑜嗅到不好的味道，“你这个超级坏蛋想干嘛？”

“荏瑜，不许无礼。”许世贞出声喝斥。

杰克森举手示意许世贞不要挥手，并得意的朝荏瑜露出奸笑，“你是不是有个好朋友叫宋玉玲，她家里是做什么的？”

荏瑜大吃一惊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杰克森耸耸肩：“我只是提醒你，若她家破产，你那个好朋友可能会很悲惨。”

她无法相信杰克森竟卑鄙的以无辜的第三者来威胁她。

“你卑鄙。”她恨极的咬牙。

“或者，让你那个喜欢运动的朋友赖有芬断脚……”他故意扬高声调等待反应。

“你敢？”

“为何不敢？屈屈小事能奈我何？”他张狂的咧嘴笑道。

荏瑜气极了，蓄了一口口水就吐往他得意的脸，“你根本没资格活下去。”

杰克森陡地止住笑声，脸色难看至极。

“她还是个孩子，你别和她计较。”梦生掏出手帕要为杰克森擦脸，却被格开。

“荏瑜，我爹地不会饶你的。”修莱娜幸灾乐祸的声音响了起来。

荏瑜还是毫不畏惧的瞪视煤克森的怒容，想的是——要杀要剐随便你。

只见杰克森高高举起手，奋力的朝她脸上用了个巴掌，打得她头都歪了，脸颊火辣

辣的，舌头也尝到血的味道。

“不修理你。你就搞不清你现在是什么身分，是不是？”

荏瑜仍是转头恶狠狠的瞪他，“卑鄙，欺负弱小，你根本不算个男人。”

杰克森扬起手又要打她，却被许世贞突然挺出的身体挡住，“够了，别打坏了我们珍贵的商品。”

“你心疼了？”杰克森扬高眉问。

“教训一下有什么关系，只要不把她打死就好了。”修莱娜帮腔的说。

“是呀！来打，来虐待我呀！老妈，你闪开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老头丧心病狂到什么地步？”荏瑜气得红了眼。

“荏瑜，不实说了。”梦生捂住她的嘴，“再说只会惹米皮肉痛。”

但她就是要说。

她马上张口，毫不心疼的咬下，趁他拿开手时又说，“臭老头，我不会饶了你的。”

杰克森推开了许世贞，斜眼睥睨她，嘲笑道：“你能对我怎么样？你现在被绑着，连那个怪七首都拿不出来，你有什么能力报复我？”

荏瑜的眼中冒出火花，“别忘了，我是条人鱼，你们人类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厉害。”

“你的厉害？”杰克森轻蔑的用手压在她的咽喉上，“你如果真的厉害，又怎么会躺在这里任我摆布？简直笑死人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变成人鱼。”她大吼，用意志力想推开他的手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杰克森不敢置信的看着自己被抬高的手。

荏瑜的嘴角向上翘起，不顾脑中巨痛，硬是凝聚意志，把碍眼的老头重重的往墙壁推。

“啊！”杰克森惊吼，身体猛然向后飞腾，重重的撞上墙，紧紧贴着，双脚不点地。

“我们大家一起死吧！”她大嚷，并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坏蛋都死光光，这个世界就太平了。

于是她不管自己的头痛，还是努力的凝聚力量……

实验室里的每样东西都摇晃起来，上上下下的跳动，所有仪器开始哈哩啦啦的爆出火花，她痛快的看到所有人惊慌失措的表情。

“怎么回事？整体船都在摇晃？”修莱娜惊慌的尖叫起来。

这让荏瑜高兴极了，她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的大英雄。

然后她感到脖子一阵刺痛，低下眼看到梦生正朝她的颈项不知在注射什么？不是毒药就镇静剂？不管是什么，目的都只有一个——阻碍她的义行。

“别伤害无辜。”梦生轻喘。

哼！说得好听，无辜的是她才对，虚伪！她在心里骂，脑子迅速昏眩。

“让它死，让这个可怕的怪物死掉。”杰克森的声音响起。

荏瑜很赞同，讥嘲的挑衅，“对！让我死。”闭上眼睛，已无法再支持整艘船的骚

动突然平息。

梦生将唇压在她耳上轻语，“不，我做不到。”声音夹杂着心痛及怜惜。

堕入黑暗中的荏瑜及时听到了！她的心微微一颤，真的想相信他还是在乎她、喜欢她，甚至爱她。

鱼水偷欢

第九章

门被轻轻的推开了，他微睁开眼，从眼角缝隙中看到她一身纯白的缓缓朝他走来，脸上净是泪水，手上颤抖的握住一把水蓝宝石镶的匕首，她想杀他吗？

不！善良如她不会做出这种事，他相信她。

米黄色的长发全落下来，随着她的颤抖微微飘动，在刀光下竟显得柔弱不已，他的心狠狠的抽痛，甘愿受她一剑以弥补他的负心，只要她快乐，只要她不再哭。

他咬着牙，硬逼自己不出声，不做出任何反应。

时间像是静止了……

她竟开始缓缓的后退，一步、两步，孤单的身影飘出了房门。

嘎……门关了。

他睁开眼自床上坐起，再也无法安睡了，胸口翻涌着心痛、愧疚、不安……愈来愈沸腾。

下了床走到窗边，他看到在月光下，漆黑的海上映着即将隐没的银辉，一片银光中，一群海豚对着船嚎哭，声音好悲凄。

它们为何对着他的船哭泣呢？

似乎明白了将有大事发生，他急忙冲出了房门，急奔的登上阶梯来到甲板上。

他看到了她，轻飘飘的站在扶栏上，仿佛随时要被风吹走了般，而她身上竟然发出了七彩的柔和光芒。

他喊着，心中被一种不安的感觉所占据，仿佛知道自己就快要失去她了，他想救她，

想叫她不要做傻事。

朝阳的第一道光辉照在她身上，他不敢相信，她竟轻飘飘的飘上了空中，清瘦的身体发出彩光，迅即化成一个七彩的泡沫，像随时要飞上天空似的。

“不！不要。”他伸手想抓住那虚幻的泡沫。

却只能无力的看到它飘然的降落海面，降落在众多悲哀的海豚中，降落在六位浮游在海面上的人鱼中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嘶喊道，不愿意相信她就这么离奇的消失。

哭泣的人鱼抬起头来瞪着他。

“妹妹是为了你而死的。”

“她为了能爱你，不惜牺牲她纯美的声音、失去她的鳍鳞，只为了得到你的爱。”

“你以为在暴风雨中拯救你的真的是你娶的那位公主吗？告诉你，是我妹妹救你的。”

“她本来有机会回到大海的，只要她杀了你。”

“但她宁愿自己在黎明时化为泡沫也不愿杀你，她太傻了，她不该爱上你的。”

“你杀了大海的女儿，你杀了我们的妹妹，你毁了人鱼国最受宠爱的公主。”他摇晃晃的扶住栏杆，泪水再也止不住的淌了下来。

他永远失去了——

梦生甩去梦中那应该属于前世的情境，专心的想着眼前的情况。

杰克森和荏瑜的对峙情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，再拖下去，不是荏瑜杀了全部的人，就是杰克森下令处死荏瑜。

荏瑜突发的超能力让他措手不及。也没料到她会恨得这么强烈，原本以为在他说要救她时，她就该明白他后来的狠样全是装出来的，但她毕竟是个纯真的女孩，看不清面具下的实情。

从她的眼神，他就知道他不相信他、恨他，这样的反应让他胸口沉闷不已。

或许是因为他多少也有些喜欢荏瑜吧？因此，他虽然也想起她的不信任及不体贴，

但却还是放心不下她，只因他喜欢她的天真任性及一种无法言喻的怪异感觉，而他曾经怀疑那是爱。

拿起桌上的通行磁卡放进口袋，他转身在床上做一个人形的隆起，让被子盖着欺敌。

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人鱼，是为了确知经常出现在他梦中的事是否属实？

现在他已经目睹人鱼的存在，那悲伤的梦更可能是事实，只是，他为何会梦见？梦中的王子会是他吗？

一切准备妥当，他走到门前悄悄的开门，敏捷的闪出之后，再静静的关上门，他警觉的走在长廊上，小心翼翼的避过监视器，然后快速间进一间小室。

小室里堆满清洁用的杂物。

“梅老大，你在吗？”他压低嗓子喊。

“在。”黑暗中有人回应，然后是手电筒突然亮了，光束照在梦生脸上，“你一个人吧？”

梦生伸手挡光：“嗯！我一个人，你老婆呢？有照着计划进行吧？”

手电筒的灯光熄灭：“她应该已经开了快艇迅速接近中，雷，你确定把雷达弄坏了？”梅笃邦担心起来，但话语中还是听得出兴奋的成分。

“你放心，只要你老婆不开灯、不出声，就不会被发现，我们先担心能不能顺利救出荏瑜吧！如果失败，依杰克森的个性，大概会把我们全杀了。”

“雷。”梅笃邦抓住他的手，“救出荏瑜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以为肯特财团会继续资助你。”

“别担心，肯特财团并不是唯一可以帮助我的。”他拒绝去想未来。

“但，他们的势力也够瞧的，如果你逃不过呢？”

“那就算了。”梦生说得豁达。

“你到底是为什么？”梅笃邦抓得更紧，“难道你真的爱上荏瑜了吗？”

他爱她吗？他不这么认为，他是对她有那么点在乎、有那么点喜欢，不过还不至于到爱的地步吧？

他以为自己爱的是梦中那位痴傻的哑女，因前世深爱，所以今生记忆残留，让他低回不已，穷极一生追寻她是否曾经存在的蛛丝马迹。

遇上荏瑜，是凑巧，她因他而开始变化，他如何忍下心不顾？

“这不重要。”他移开梅笃邦的手，“任何人遇见在瑜的情况，都会不忍心的。”

他硬装出无情的样子。

“只是这样？”梅笃邦怀疑。

梦生没有回答，靠回门口，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梅笃邦凑近，“雷，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，我都谢谢你，谢谢你为了我的女儿如此牺牲。”

梦生听得脸红了起来，“少肉麻，走罗！”他率先闪出小室，与梅笃邦一前一后的往实验室走去。

第一道门是安全级数二的人才能通过，梦生和梅笃邦用磁片轻易通过，可是第二道门却要安全级第一的人才持有磁卡，也就是说，全船只有修莱娜和杰克森才有。

但谁料到荏瑜这么不安分，净惹麻烦。

如今只好碰运气了，梦生想着。

他从手提袋里拿出螺丝起子，迅速旋下螺丝，露出里头的电路板，再拿起剪刀剪断两条电线，用鱼夹接上手提袋里一个十五公分见方的仪器，只见上面一个长条萤幕，迅速开动着英文字母及数字。

“总共有十个码，大概要再花一分钟才能确定。”

梅笃邦看了惊奇不已，“雷，你在电子方面很有长才，可以改行了。”

梦生轻笑不语。

终于，长条萤幕上锁定了十个字母及数字，就听得“喀”一声，第二道门开了，警示灯没亮，警铃也没响，他们安全过关了。

两人来到第三道门，从门上的玻璃可以清楚的看见实验室里，荏瑜正待在水槽中茫然的发呆。

和前一道门相比，这道门可容易多了，门旁边有个数字键，他输入了他和修莱娜的婚期，又听“喀”一声，门顺利开了。

两人迅速进入。

玻璃容器里的荏瑜转身注意到他们。

“就连晚上都舍不得让我休息吗？”荏瑜讽刺的问，冷冷的瞧着他们一身黑的打扮，“穿这样干嘛？像个小偷一样。”

梦生迅速浏览整个实验室，来到麦克风前压低声音，“我以为你相信我会救你？”

荏瑜激动的用手抵住玻璃壁，“我本来是相信你，是你让我失望的。”

你真是个纯真的女孩，所有情绪都反应在肢体行动上，丝毫不故作。

“今晚我遵守诺言来救你。”他故作淡然的说，拿出迷你电脑开始连线，专注的敲打。

梅笃邦也从他带来的袋子中拿出一把大榔头，走近水槽。

“你们真过分，串通起来欺骗我的感情。”荏瑜本来生气的脸孔，在看到梅笃邦拿着大榔头靠近后，立刻转成惊恐，“老爸，你想谋杀我吗？”

梦生可以看到梅笃邦的身躯一震，虎虎生威的背部也矮起来，他可以体会他这个做父亲的心情。

他抓着麦克风低低嘲弄，“错了，你爸爸的目标是水槽，闪开些，别自动去送死。”

荏瑜又窘又气的离了远些，但还是不服气的咕哝，“不能怪我，谁教你们不先告诉我，你们要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要救你呀！”梦生无奈的摇头，暗暗埋怨起荏瑜的不谅解，“梅老大，我按下这个键会切断船上的动力，在辅助电源启动之前，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逃出去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梅笃邦点头，“可以了。”

“荏瑜，你呢？”

她茫然的看他，“我根本不知道你们要怎么救我？要炸了这条船吗？”

梦生不以为然的摇头，然后告诉她，“你只要不随便乱动、不出声、不拿匕首刺人，也不用超能力弄沉这艘船就可以了。”

“你以为我喜欢伤人吗？是他们的错，是他们先伤害我的。”她急切的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
梦生不再理她，专心执行关键动作，“开始了。”

右手随之按下输入键。

实验室的灯灭了，所有仪器也跟着停顿。除了月光，海面上一片幽暗。

“梅老大，动手。”

“好。”梅笃邦立刻举高大榔头敲向水槽，只听响亮的嘎……嘎……哗啦！玻璃裂开，水立刻狂泄而出。

“啊！”佳瑜低呼，随水流了出来，安然的躺倒在地板上。

梦生迅速打开手电筒，拿起大毛巾走向荏瑜，将她包好搂进怀中，“梅老大，你开路，记得，只剩四分多钟了。”他将手电筒丢给梅当邦，把着荏瑜站起来，走向门口。

梅笃邦窜至他们前头，英雄式的点头，“跟我来。”就急急领路去了。

整体船一阵骚动，不少人在走廊上观望，“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停电了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，莫名其妙就停了。会不会是短路了？”

“谁晓得？说不定是肯特小姐要赏月，所以把电源全关了。”

“真是任性的小姐，哈！哈！哈！”

梦生抱着荏瑜，跟着梅笃邦急急的穿过众人，只希望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，而黑暗有利于他们逃离。

他紧张得很，害怕自己会露出破绽，没想到怀中人儿竟不安分起来，伸手贴住他坪直跳的心脏。

“好快喔！”她低声呢喃，像有无限满足。

“站住，你走这么快做什么？”

突然，一个声音响起。

一束手电筒的光探照过来。

梦生暗自祈祷毛巾包得紧密，没露出荏瑜不寻常的鱼尾巴。

“是我。”梦生硬逼着自己保持镇定，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原来是教授啊！我还以为是歹徒呢！咦，你手上抱的是什么？”那人边说边把手电筒移开。

“呃……别说出去，这是修莱娜小姐。”他压低声音干笑。

可他却马上感觉到荏瑜伸出小手，不客气的拧他的胸膛。他很明白她是在嫉妒，可借时间和场合都不对。

“我们刚刚玩了小游戏，一不小心让她的衣服被海水冲走了。”

他随便找了一个藉口搪塞。

“啊！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。”那人困窘起来，连忙向他道歉。

“没关系。”梦生对那人笑了笑，连忙加快脚步离开。

“你救了我，修莱娜一定会很生气，很可能会气得不嫁给你，你现在把我关回去还来得及喔！”

“闭嘴。”

他低斥，却因为她吃醋的话语而感到开心。

“实验室被破坏了。”

“那个美人鱼逃掉了，大家快追。”

吼叫声自他身后传来，事情比他预计的还要快被发现，只是他们应该还没想到是他做的，于是他急奔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很重。”荏瑜腼腆的说。

他这才惊觉她轻了好多，这段日子的折磨让她消瘦不少，而这折磨则起因于他，是他对不起荏瑜，他暗暗发誓往后要好好弥补她，让她不再受任何伤害……如果他们还有机会活着的话。

“不！你一点都不重。”他的口气十分温柔。

“是肯特小姐的未婚夫和梅氏夫妇搞的鬼，大家赶快抓他们。”

“雷，快点。”梅笃邦在出口处催促。

“在那里！他们在那里！”身后不远处是杂沓的脚步声及开动的手电筒灯光。梦生快步跑了起来，终于奔上了甲板，利用夜色的掩蔽，想要闪躲到右船舷——许世贞就在那边的海面上，停了艘快艇等着接应他们。

谁也料不到，只剩十几公尺的距离而已，整体船突然大放光明。

梦生和梅笃邦立刻躲到木箱后，两人重重的喘着气，试图恢复镇静。

这艘船重获电源的时间比他们预计的还要快，也就是说，有人破解了他的电路安排，难道有高手在？

不管如何，他们不能一直躲在这儿，万一许世贞和快艇被发现，到时候他们不就逃脱无望？

荏瑜在此刻将王臂攀上梦生的颈项，将她的朱唇贴向他的耳朵，“如果我们被抓回去怎么办？”她担心的问。

梦生情不自禁的搂紧她，“我们不会被抓回去的，必要的时候，我允许你用超能力把他们弄昏。”

荏瑜怯怯的低下头，囁嚅着：“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办到，我怕我的超能力会突然失灵。”

“荏瑜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一定办得到的。”

他真心的鼓励。

不远处的梅笃邦感慨的叹了一口气，“如果荏瑜是平凡的人类就好了，你们会是一对相配的夫妻。”

荏瑜转向梅笃邦，“老爸，你是在后悔养了我这个不正常的女儿吗？”

梅笃邦赶紧解释，“我没有，但如果你是普通人岂不是更好？”

“所有人注意。”船上扩音器传来杰克森愤怒的声音，“给我活抓那条人鱼，偷鱼的犯人死活不拘。”

梅笃邦和荏瑜同时倒抽一口凉气。

“要是当初你让我杀了那个老家伙就好了。”她不禁怨怪起来。

梦生挤出笑容，“别这么说，我不喜欢你手上染了鲜血。”所以他才会帮着敌人把她弄昏，也料到荏瑜必会对此很不谅解。

“不，不行。”修莱娜尖锐的声音在空气中响起，“我要人鱼和雷都活着，谁都不许伤害他们，尤其是他们的脸。”

“修莱娜，别闹了，是你的雷抢走了珍贵的人鱼。”

“人鱼是我的，雷也是我的，谁都不许伤了他们。”修莱娜固执的说。

“荒唐！像雷那种男人，这世上多得是。”

“我不管，我就是要雷。”

“别以为那个男人爱你，他只不过是利用你！”

杰克森严厉的点明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谁在乎他爱谁，只要我喜欢他就好了。”

杰克森和修莱娜父女俩激烈的争辩起来。

“哦们一口气冲到船边。”梦生朝梅笃邦示意。

梅笃邦点头，“好，数到三，我们就跑。”

于是三人同声，“一——二——三。”

两人立刻迅速移动。

“他们在那里，我看到了。”

“他们往右舷船冲去了，大家快追。”

大量的追兵围了过来，眼看他们三人就要靠近船缘了。

砰！砰！砰！

不知是哪个疯狂的家伙用机关枪扫射了过来。

梦生突然感觉右大腿一阵剧痛，但却无际去察看。

他抱着荏瑜勇猛的跳下船，“咻”的一声掉进海里，接着听到快艇发动的引擎声，

“快，荏瑜，爬上去。”

荏瑜听话的努力想要爬上快艇。

“下面有船接应。”上面的人察觉到了。

“跳下去追。”

梦生急了，用力的推着荏瑜，大声的催促梅笃邦，“快点，没时间了，梅老大，你是老了吗？”

梅笃邦听了立刻打起精神，敏捷的爬上船，“别小看我。”也帮着拉荏瑜上船。

扑通好几声，几个追兵也跟着跳下水。

“夫人，快开船。”梦生大叫。

引擎立刻大声怒吼起来，火速的窜出，在海面上激起浪花。

荏瑜及时抓住梦生的手，可其中一名追兵也猛的抓住梦生的腿。

“雷，撑住。”

梦生咬牙撑住，但追兵紧抓住他的脚不放，他拚命想把那男人踢掉，但那男人不好摆脱，于是梦生的力气渐渐丧失。

或许他注定逃不了。

“放开我。”他冲着荏瑜叫，宁愿牺牲自己换来她的安全，在这生死关头，他终于不得不承认——他爱上荏瑜了。

只见她固执的摇头，“不行，那老头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泪水滴下，烫了他的手，传到他心窝。

“别傻了，修莱娜会救我的。”他喊。

荏瑜还是摇头，“你骗我，修莱娜救不了你的，求求你，别放弃呀！我爱你。”

多令人震撼的三个字！

倘若梦中的那位英格丽也能如荏瑜般坦白就好了。

是幻觉吧？他怎么瞧见梦中英格丽毅然牺牲的表情与荏瑜的脸庞重叠，有何特殊意义吗？

啊！像是闪电划过夜空。

他突生力量，猛踢脚下的男子。

“啊！有鲨鱼。”梅笃邦惊声尖叫。其实他是故意要吓唬那人。

那男子闻言大惊失色，一分神，马上被梦生一脚甩开；而梦生也立刻被荏瑜和梅笃邦合力拉上船。

梦生激动的抱住荏瑜，“我真是太傻了，总是要在失去后才知道什么是重要，老是看不到自己的真心。”

荏瑜在他怀中受宠若惊：“雷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终于明白，我是爱你的。”他终于承认。

此时天际划下三条紫色霹雳，大雨倾盆而下，风势渐强。

分不清是泪还是水，两人紧紧相拥，脸颊相贴，闪电微光下，只见荏瑜的“鱼尾巴”在变化，渐渐又变回“双腿”，是幸福带来的好运！

！

鱼水偷欢

第十章

荏瑜的心狂跳着，体温急速上升。她从没有过这种感觉，胸壑盈满了温暖与快乐，任滂沱的大雨也降不下这爱的热度。

她终于听到梦生亲口承认爱她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抱紧他，硬咽着，“谢谢你告诉我。”

“不！该说谢谢的是我。”梦生也激动不已，真诚的感谢上天让他遇见荏瑜，顿悟了爱。

“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，他们追来了。”梅笃邦气急败坏的叫。

他们两人抬头，看到汹涌的海面上，对方有十辆水上摩托车迅速靠近。

“看空中，是直升机！”许世贞紧张的说。

梦生和荏瑜握着彼此的手，此刻心意相通——但愿同生与共死，也不让对方独活孤

寂。

两人想视，苦涩的微笑。

“雷，把人鱼交出来。”半空中的直升机传出杰克森的吼叫。

“怎么办？”梅笃邦慌张极了，眼看水上摩托车已包围住快艇，逼得快艇不得不慢下来。

荏瑜但愿此刻自己有法力，但她也察觉到自己愈像人类时，力量愈弱，而她现在正变回人类。但不管如何，她还是要试一试，于是她集中力量在眉心，在脑中呼喊：“父王、姊姊，是我莉蒂雅，我回来了，但我现在有了危险，请帮助我。”

“杰克森，忘了人鱼这回事，回去吧？”梦生喊着，勉强站直了身体。

直升机上的杰克森掏出一把来福枪瞄准他，“不想死的话，就把它献交出来。”

荏瑜的眼睛恐惧的睁大，眉心迅速发热，可以感觉到匕首在她手中成形。

但那凶手在直升机上，她根本威胁不了他呀！

“不！”她只能喊叫，结果只是徒劳无功。

“爹地，别把枪对着雷。”修莱娜伸出手推着来福枪的枪管。

杰克森十分不耐烦：“刚刚不是说好了吗？人鱼是唯一的，但像雷那种男人多得很。”

“但我还是舍不得嘛！”

“你真是不可理喻，你的雷爱那条动物比你更多，他值得让你反抗我吗？”

修莱娜停止了动作，怀疑的朝下问：“雷，你到底要那条人鱼，还是我？”

“快说你要地。”荏瑜紧张的建议：心想这样或许能保住梦生的生命。

但梦生却迟疑了，他也知道此刻欺骗修莱娜或许有用，但他不想说谎。

他的迟疑让修莱娜生气不已，她抢过杰克森的枪瞄准他：“你竟然把我看得比一条鱼还轻，不如让你死了算了。”于是扣下板机。

“不要。”荏瑜尖叫，使尽全力扑向梦生，替他挡下子弹，“啊！”她头一仰，看着梦生惊恐的想搀扶她，却因力道过重，使得两人都落入了海水。

同一时刻，一道白色霹雷划下，无巧不巧的击中直升机，机体冒出了火花。

“啊！”修莱娜和杰克森同时尖叫。

直升机着火的落入海中，发出巨大声响，溅出五公尺高的浪花，让海上的几具摩托车翻覆，但快艇则平安无事。

焦心的梅氏夫妇倚在船缘四处张望。

“荏瑜？雷？”

漆黑的大海里再也看不到熟悉的身影，他们不能相信就这么永远失去了爱女及梦生。

梦生惊恐的抱着荏瑜，在海中，他看不见她惊惧的表情，但环住她的手却清晰的感觉到她的背后正在冒出鲜血。

她要死了吗？

不！他不要她死，他愿意用一切换取她的性命。

“不！荏瑜。”他吼道，海水漫进他的咽喉，几乎淹没他。

荏瑜可以听到他的叫喊，感觉他们正在下坠。

“雷，游上去。”她附在他耳边说，体力迅速流失，但仍不放弃的舞动“双脚”，想要帮他浮出水面。

“生死一起。”他吼道，意外摸到她掌心那把匕首。”

但愿他俩来生还有机会相遇，让他能及早坦白自己爱她的心。

“不！”荏瑜明白了他的企图，想要挣开他的手，让匕首消失。

但太慢了，梦生握住她的手，猛力往自己的心窝一挥。

一时觉到热血大量的从他心窝涌出，漫在他们四周，是感动，也是在哀伤他们爱得如此悲惨吧！

荏瑜拔出他胸口的匕首，朝自己的心口刺。

生不能同欢，不如同时同地而死。

他们握住彼此的手，不再怨、不再恨，平和的沉入海底……

奇怪！刺向心脏是致命伤，若是普通人类必定立刻死亡，可他们为何还活着？两人

挟向对方的心口，有跳动的迹象！是奇迹吗？

然后，他们看到漆黑的海底远远浮现几抹晕黄光点向他们靠近，上上下下的飘动，缓缓围住他们，接着他们看得更清楚了，是人鱼们拿着发出微光的礁石。

人鱼们的脸上带着欢迎的微笑。

带头的是个男人，梦生在梦中见过，绿发绿胡须的男人，是人鱼国的国王，也就是“英格丽”的父亲。

“你们来了。”那男人的声音低沉宏亮。

荏瑜雀跃不已，记忆中的幸福涌而上，她记起前世为人鱼时，她是如何受尽宠爱。

“父王，”她嘶喊：“一千多年了，你好吗？”

梦生惊讶的听到荏瑜呼喊那人为父王，跟英格丽同一个父王！这么说来，荏瑜跟英格丽是姊妹喽？可是，他注意到周遭六条美人鱼是他在梦中曾见过的“姊妹们”，难道荏瑜就是英格丽？而那一千多年又是什么意思？

那男人点头：“莉蒂雅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还带着王子回来，这一次你做得很好。”

“父王，他是雷，不是王子，而且我们快死了。”荏瑜哀伤的说。

“不，你们不会死，看看你们自己。”

于是他们藉着微光观察彼此，只见奇迹发生了，他们的双脚不见了，化成鱼尾有力

的摆动，伤口也不再疼痛，彼此的胸膛上都没有伤口的痕迹。

“怎么会？”他们相视，彼此呆愣。

“是海神的功劳，他把海女巫匕首上的法术改变，让它具有变身、防卫及治疗的功用。”

“也就是说我们还活着。”梦生不敢相信这好运。

“我们都成了人鱼。”荏瑜兴奋的叫嚷。

海豚们高兴的围住他们唱歌。

“恭喜。”人鱼们衷心的恭贺。

“走吧！我们回去，举行这场迟了一千多年的婚礼。”人鱼国国王高兴的说。

迟了一千多年的婚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他们彼此相视，心头终于了悟，脸上充满了惊喜。

“王子？”荏瑜想要证实。

梦生点头，有些害怕的探寻，“英格丽？”

荏瑜点头，开心的笑了。

人鱼们也笑，原因是不敢相信。“不会吧？你们现在才发觉。”

荏瑜的手紧缠住梦生的，两人打算就这么相伴度过一生，在这深深的海底，在这广阔海洋。

鱼水偷欢

终曲

事情经过一年了，景色依旧，人事全非。

湛蓝的海上平静无波，和风徐徐的吹来。

梅氏夫妇站在快艇上，伤心的想起一年前的黑夜，在狂风暴雨及闪电霹雳的重重危机下，他们失去了最疼爱的女儿以及好友。

“荏瑜。”许世贞垂下清泪，将手中的那束香水百合抛进海里，“妈来看你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梅笃邦也一脸的凄凉，将手中的蔷薇送进海水里，“雷，好好照顾我女儿，别让她在天堂受苦。”

然后两人伤心地相拥而泣。

“我到现在还不相信他们就这么死了。”许世贞用手帕拭着泪。

梅笃邦轻拍她的肩，安抚着：“别伤心了，或许他们还活着，被其他人鱼救了。”

“我也这么希望，但如果是这样，他们至少该出现在我们眼而一次，让我们知道他们平安呀！”

梅笃邦也不知该如何解释，“或许他们有苦衷吧？”

波光粼粼的海面上，有海豚群高兴的跳跃着，翻起闪亮的水花，呜呜哼哼的唱起快乐的歌曲。

“真过分，我们这么伤心，它们却那么快乐。”许世贞不平的抗议。

梅笃邦叹气，拥着妻子的娇躯，感慨的看着海面上翻跃的豚影，然后他注意到在海豚群之中，有两个人影，是……

“老婆，你看！”

许世贞的泪眼看不清，连忙拭干泪水再仔细限，那不是……是……

“是荏瑜和雷。”她惊呼，不敢相信的捂住脸颊，喜悦的咧嘴了。

“对，是他们。”梅笃邦也笑了。

两人欣慰的看到荏瑜和梦生在海豚们的簇拥下靠了过来。

这毕竟不是悲剧啊！

\_\_完\_\_